3487
4651
v.6

明宗朝上
明宗朝下

朝野輯要

六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朝野輯要卷之十

明宗恭憲献毅昭文光肅敬孝大王諱　字　中宗第二男嘉靖甲午

五月二十五日誕降封慶源大君乙巳七月以　仁宗遺命即位于景福宮勤政

門隆慶丁卯六月二十八日昇遐于景福宮養心堂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皇朝賜謚恭憲　康陵 楊州泰陵東岡亥坐

妃宣烈懿聖仁順王后沈氏籍青松贈領相青陵府院君翼孝公鋼女嘉靖

壬辰誕降乙巳封王妃　宣朝乙巳上尊號懿聖萬曆乙亥正月二日昇遐于

昌慶宮通明殿壽四十四誕一男　康陵 大王陵同原

男順懷世子諱　嘉靖辛亥誕降癸巳薨葬敬陵内

配恭懷嬪尹氏同敦寧玉女萬曆壬辰薨未葬亂作失梓宮初尹元元衡

東279780

以其女婿黃大任女欲納為嬪女忽腹痛甚重改選尹玉女行嘉禮大任女降
為良娣
乙巳七月一日 上即位年十二歲 文定王后同聽政初晦齋李彥迪私謂尹
仁鏡曰 主上無嗣何不早建白封大君為世弟以定國本尹曰公言當矣但山
陵甫畢詔使臨迫行可及此至是 上嗣位會百官議垂簾之議仁鏡曰今有
大王大妃 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嘿然晦齋曰宋哲宗時皇太后同聽政
自古禮不須疑問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乎由是朝無他議晦齋入侍經筵
聞玉音琅然不覺喜淚下退謂柳仁淑曰聖質英明宗社之福也
八月二十二日忠順堂士禍作野史雜錄曰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
子 明廟幼為大君尹任 仁廟之舅也以武人在 中廟朝陞崇政與尹

元衡兄弟有隙元衡即 文定之弟也登第踐華要為人奸邪見棄清議金安老用事以保護東宮為名欲以傾中宮以張其勢奏放元衡兄弟于外元衡常有嫁禍之心躁進之輩各有所主遂有大小尹之說大尹指任小尹指元衡安老旣敗元衡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自安 文定亦以 明宗為危欲托外臣以固李芑陰進安固之以結于元衡元老兄弟戊戌年 中廟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辭乃止己亥東宮有火灾目之元衡大諫李霖等劾言褒姒之漸易至騰凌忌克之極終成厲階云辭語太露識者憂之自此悪言橫生中外恟懼 仁廟嗣位擢尹元衡叅判盖以慰 慈殿之心也大諫宋獜壽論劾進之長慮者憂其已甚○東閣雜記曰元老尤為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翌日三公尹仁鏡柳灌率兩司論啓元老　慈殿勉從從自
願爲付處外方初議罪時叅判李浚慶獨以爲　幼主新立　母后至親
不可罪之衆不聽史官記曰柳灌忠有餘而智不足不如並黜大小尹以紓
國亂而獨免於治元老其跡似助大尹而攻小尹　文定大怒元衡得以藉口
云野語別集曰　仁廟大漸時尹任入侍元衡李芑因此搆陷而柳灌柳
仁淑又是芑之仇也故與鄭順朋許磁林百齡倡爲凶言偽投匿書上誣
恭懿及至　明廟嗣位元衡使妖妾入內驚惑　兩宮於是　慈殿下教曰
宮中有諺書相通而見露諺書云近來國事漸至殊常不知一死所判書
閔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正處也已通政丞矣昨日　下教勢難爲之前日
啓達事請速爲之前者竄亂元老時并罪元衡則人心分歧必不至此云云

判書指柳仁淑政丞指柳灌公正處指鳳城君○朝野輯要僉載曰柳灌
盡心國事指論頗正柳仁淑爲人剛直援引名流羣小爲清
流所擯者姑付元衡初李芑擬兵判灌沮之林百齡與尹任
妓妾有相爭事怨之鄭順明素嫉士類許磁柔愿嗜進爲其
脅持元衡與四人合謀而元衡自做諺書若任上於恭懿殿
者然故爲墜遺闕庭以動 文定又宣言仁廟大漸之日任欲
援立桂林君灌仁淑助之云云 文定愈疑惑於是 文定下密
旨於元衡通于兩司乃八月二十一日也兩司會中學大憂閔
齊仁大諫金光準發論曰雖知曖昧揆以時事不容悠悠而
已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彥愖持平金鑛閔起文司諫

朴光佑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以爲當主少國危之
奸細之徒胥動浮言不可因此論劾大臣金鑣曰魚肉忠賢其基
於此又鍾袞貞所爲乎宋希奎曰我則雖寸剮有不從也齊仁等甚危
終日竟不從而散元衡乃與鄭順朋芑磁林百齡夜會光化門外詰朝上
變告尹任柳灌柳仁淑三人罪　上及　慈殿御忠順堂召領事洪彦迪
兵判權撥左參贊丁玉亨右參贊申光漢禮判尹漑判尹尹思翼兩
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都承旨宋麟壽史官趙璞注書安琀等入
侍順朋啓曰灌任仁淑之罪請分輕重罪之彦弼曰灌仁淑可遞任稍
存形跡當亂光漢曰疑危之際當務鎮定彦迪曰舉事當光明不
然恐士林罹禍　慈殿曰禍生士林非所疑也彦迪又曰罪一尹任有何

難而內旨事不明白且彼專心於 大行大王者到今宣意深罪今 主上於
王大妃親則嫂叔義則母子有不安則恐累聖德仍涕泣橫流 慈殿
曰任離間君臣父子自古安有去王母大君然後能保護東宮者哉撥曰今
主上乃大行 大王嫡系大統已正豈有他虞 中宗之始大臣不能善導以李
顒爲叛盧永孫取堂上自是告變者多 中宗知其故盡放逮坐人此
今日之所當戒也 慈殿不從順明曰謀危宗社實無顯迹公議已發
須分輕重罪之仁鏡曰任旣有不自安之心可寬仁淑籍存形迹可罷職濩
之所懷未可知可遞依啓○執義朴光佑宋希奎曰元衡主張密旨當
劾此奸今日已暮明日爲之白仁傑獨抗啓曰國有大臣六御密旨非正
也齊仁以臺長聞有密旨奔走伺候於二三宰相家有同傳軍卒

文定怒下仁傑于獄仍教曰罪任等甚輕邪論至其依律定罪於是因
順朋之言以謀危宗社任絕島安置灌仁淑中途付處宋希奎等罷職
大憲許磁大諫羅世纘及芑仁鏡等啓罪名過重權撥啓曰尹任雖不
足惜臣竊以 王大妃於嗣王有母子之道若因此憂傷不豫豈不爲大
累耶灌仁淑老病書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遠行得病而死則人皆曰
國殺之也云云又移書元衡奉吾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語以責之百齡磁啓
請尹任罪目中去謀危宗社四字順朋激怒乃上疏曰尹任丁酉諂附三
凶欲害國母柳灌曲從之 殿下嗣位之日尹任與首相語當立何
人柳仁淑連姻尹家指 殿下潛邸師傅問賢否聞李彥迪 主
上英明之語嘿然不說謂 上有眼疾畧無顧忌李霖承其指揮

使生殺之權不欲歸於 慈殿云云 文定褒美曰真節義士也領相洪彥迪請酌處以示示生之德 文定曰御等退去予當決之乃賜任灌仁淑死安置霖于義州三人賜死須教大提學申光漢稱病不製承旨崔演代製此後教文多出於演手錄衛社定難功鄭順朋林百齡芑磁一等洪彥迪尹仁鏡李彥迪權撥丁玉亨申光漢尹溉閔齊仁金光準二等尹元衡宋麒壽崔演宋世珩李文楗李潤慶崔彥浩林九齡尹敬仁韓景祿三等○野史曰尹元衡李芑世稱二堯鄭順朋林百齡鄭彥慤世稱三奸金明胤安世遇世稱二邪 謏聞曰乙巳五奸元衡芑順朋百齡許磁為目而栗谷削勳劄曰齊仁磁始雖阿附竟至悔悟云愚意以彥慤代磁而許其悔可也○稗官雜記曰乙巳崔知事輔

漢再訪張同知彦良欲與李芑同事曰若從吾計當得大勲張曰
先人已有靖國勲又得勲非所願也拒不從聞者賢之
尹元衡領敦寧　之子也爲人奸邪憤疾士林搆成乙巳禍與同惡之
人結爲心腹平生所惡悉置死地賄賂輻湊京中第宅十六以賤妾
爲夫人倡庶孽許通之論尹春年助成之朝士貪利與其妾子女爲
婚元衡與其弟元老爭權嗾尹春年疏論元老罪竄死○元衡爲兵
判差一武人北道權管其人之任送箭筒元衡怒目視之武人曰前者
箭筒未曾覽否元衡疑之命婢取來鑰匙才發貂皮湧出元衡
驚喜即除饒邑元衡敗後其宅糊一從諦察之白粒三百石大艇一
隻并納云其受貨類此又爲吏判時有人納繭累百斤求補叅奉

元衡臨政疲睡久不呼名即官秉筆促之元衡和睡而答曰高致高致繭之俗名也及受点書吏求其不得有遐鄉寒士姓名高致以其人拜之元衡不敢辨　文定既覺　上欲誅元衡一日臨筵問漢文殺薄昭事群臣知　天意遂論之削黜百姓聚路投瓦石至有欲射殺者元衡潛往江陰娶妾蘭貞旧日對泣時元衡前妻金氏毋以蘭貞毒殺金氏呈状蘭貞惧飲藥死元衡聞朝廷攻己席以鴆酒自随為自盡計一日誤聞拿命来飲鴆死罪通于天自有陰誅也

筆苑記曰南袞措禍己卯諸賢詐稱南書房白衣步往首相芸帰元衡謀陷己巳名臣詐稱尹生多微服夜就順朋家以人情状前後一軌

鄭順朋字耳齡己巳為清流所容及附芭禍士林其子磏争之

順朋泣曰余豈不知但一動靜便生赤族當此大變罔知所爲云龍灘李延慶謂曰君嘗以爲伏節死義之人何置之死也順朋色變而去柳貞在傍曰俑前作舞公何發此言也龍灘笑曰耳岒殺原明爲奇貨子孫許耳害吾則徒得殺士名無利事吾無患矣果不害○芝峰類說曰順朋搆殺柳相灌柳臧獲沒爲其家奴婢有一婢名甲伊年十四聰慧絶人鄭愛之如子女甲伊隨事盡誠每遇舊主必辱之曰彼嘗遇我小是鄭信之不疑一日甲伊匿其寶器鄭詰之甲伊曾與其小奴通謂小奴曰主責我〻將引汝奴懼曰奈何甲伊曰吾欲穰之覔死者支體來奴斫瘦死人一臂與之甲伊潛納順朋寢囊中未久順朋遣癘死事覺甲伊罵曰汝殺吾主吾今執仇尚何問我女也賤女而有烈

丈夫心不可泯也

鄭𥖝字士潔號北窓生而有異質清虛寡慾讀書一二遍皆暗誦無不通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音律華語皆不學而能亦解鳥獸音嘗隨其父朝京華人皆驚異之其山居也能知山下人所爲事曰某家方爲某事驗之果然其學仙出於禪家陳摶之類也三十二中司馬不屑科業薦授主簿兼醫象三學教授歷抱川縣監當其父上變之時力諫因以大忤不見容弟碏號十竹軒附元衡叅僞勳嘗欲圖公公已遂避屏處于外年四十四卒〇公嘗入中國有琉球使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至北京遍訪諸國邸見公大驚下拜披其橐出小記冊某年月日入中國遇真人者也示公曰真其人非公而誰仍請學易公以琉球語教之諸國人在館者爭

来見公各以其國語應之皆驚駭稱天人或問曰世有觧鳥獸音者異
國音即鳥獸音也觧其語猶可爲之爲其語不亦異乎公曰我非聞而觧
之知之久矣公在上國時有一人来問五行傍有傭人瞪目熟視公曰爾知此
乎曰粗觧之矣之觀天文了了爲論治乱駱駱爲問何以来此負米煖块
以食其力曰僕本蜀人賦命奇薄不如此固已死矣其年當往其處云云
公還國因赴京使通書某年果徙去云〇公性不喜肉善飲酒数斗不
醉又善嘯嘗臨金剛絶頂出聲〻振林壑山僧驚以爲笛散後聞乃
公嘯也棄抱川歸楊州掛蘿里澤居絶迹治鍊丹火候之法一日作歌自
挽曰一生讀破萬卷書一日飲盡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前俗說從来
不掛口顔囬三十稱亜聖先生之壽何其久乃坐化世傳公生而能文白日無影

云○黨議曰惜乎䃠之賢生乎順明之家也○眉壽寄言曰世称先生白日
無影丙吉云至人無影先生其至人耶或曰先生生而能言上古有生而神靈自
言其名者然耶何其異也○公詠晩菊詩曰十九廿九皆是九九月九日無定
時多小世人都不識滿庭唯有菊花知弟䃠和曰世人最愛重陽節未必
重陽引興長若對黃花傾白酒九秋何日不重陽朝廷選東方詩大提
學柳根舍公詩以為無律公識音律曾為不如根乎所以知音難也䃠字君
敬号古玉齋異人也從兄得修鍊後從朴守菴入金剛山君三十六年不近色嗜酒
能詩深於醫方年七十二亦微病坐化嘗有詩曰白首參同契紅顔麴米春
○白沙集曰鄭教授䃠己酉訪姜兵使德輝曰不過數月朝廷大禍作不如
遠避仍論白沙云當作黒頭相入相時國家當大亂必搔首過日矣

賫為海牧見芙蓉堂懸板曰可斫為薪燬淨後水自作一絶曰荷香月
色何清宵更有何人吹玉簫十二欄干無夢寐碧城秋思正迢迢壬辰倭
板上詩獨留此詩蠻亦知詩矣○北窓之從兄礎桂軒早歷清顯見機而
謝病鍊精學丹術

李芑號敬齋宜茂子蓀兄也野言曰芑登科聲名藉甚見者謂之宰相
器及乙巳煽禍說者曰李芑之為人亦附此邪論耶在 中廟朝以臟
吏婿不得為顯職廷議以芑有才可破格用之晦齋為大憲允主可通
之說芑遂躋清顯後晦齋知其心術不正為嶺伯時語都事李天
啓曰芑必作相必禍士林後天啓為持平劾芑遞相芑由是銜晦齋
芑嘗構許磁欲請加罪詣闕未及啓而暴死庚午削奪○芝峯

類說曰芑措殺士林或曰史筆可畏芑曰東國通鑑其誰看乎○遯
睡篇曰羅織陷人之術未有如芑之巧且密者囊書之爲撰李德應
之教誘誣服毛髮之寃辭引證如鬼蜮不可名狀矣兵正李元祿荇之
子芑之侄也屢諫其叔脫退溪之禍元祿力也乙巳芑啓侄元祿心附逆
賊云殿刑三次遠配以重杖不得辭別之意使其子傳於芑芑曰汝父真
怯夫也吾經殿刑十二次猶能出入云其言無異豺狼一時忠賢之魚肉無
足怪矣凶人爲惡雖骨肉不能保其恩安老之用事也其子禔泣諫而不
聽元衡陷其弟元老芑陷其侄元祿順朋之子磏諫其父其弟碏又面詈
之元老之子百源附李樑之謀元衡其陰肆毒前後一般芑無子取兄容齋
荇子元祐元祐孫東岳安訥以孝旌閭東岳之從侄澤堂植以經學文章名世

林百嶺歸槐馬少為擧子業不治經及中式年初試開卷汗漫無下手處
一夜假寐有老人曰汝當為一世偉人毋失今榜荅曰經學如奈何曰宜改名
槐馬且講時當出某〻章須熟讀夢覺秉燭起拈出其章別為冊謄
寫又以槐馬為別號及入講席諸章不錯所讀講畢有一試官笑曰
此擧子必槐馬也僕昨者承牌入院夢白頭人曰今擧子有槐馬者當為
偉人毋失此人今榜中亦有如此人疑其為槐馬也試官皆賀得人乃知
小人之生莫非時運也○野言曰　仁廟賓天柳相灌在賓廳泣曰
臣民不幸國事將為之何百嶺在傍執灌帶曰大監高議小人亦願恭
聽灌收泣曰新表聖王故云爾公言是何言也百嶺退而厲聲曰　先
王之一子尚存國事有何可憂柳某之意必有所在遂與芑等搆成

不測之言林九齡百齡之弟鄭礥順朋之子寶城守萬年順朋之婿也相與謀議礥着庶人服奔走宰相家贊成其事九齡亦發最甚當兩司中學一會先入廳下竊聽說話通于芑元衡輩或言乙巳之禍寶城守所搆成云○百齡死命議諡朴思菴議上恭昭元衡倡言曰國之元勳諡無忠字意在叵測遂請鞫治安玹力救得免○林億齡性慷慨有氣節乃百齡兄也字大樹號石川乙巳禍作戒其弟百齡不聽石川棄官南歸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波及守錦城百齡送原從功卷石川於山谷屛處作祭文以投火有詩曰竹元老逃削松高不受封何人與同調窮谷白髮翁百齡死後晩年來京求爲江原監司遍踏海山未幾拂衣

許磁字南仲號東崖少學於金慕齋之門登　中廟科風度峻邁
神采端正有時望雖與順朋等同事魚肉士林非其本心故罪蒋等時啓
去謀危宗社四字每有伸救士流之言嘗自歎曰我其爲小人矣言於所親
人崔汝舟曰乙巳之禍竟至錄勳心常恨恨汝舟心服而不知芑磁有隙說
與芑芑嗾大憲陳復昌同諫李無疆劾以庇護逆賊配洪原芑欲加罪
搆啓草詣闕未及啓而暴死闕中磁得免卒於謫中後給還牒磁
伸救士類爲李芑所忤且功臣子弟錄功磁固辭之芑益不
快及磁爲吏判兼文衡提調芑欲以醫官爽千齡爲久任使
其錄事來請磁怒捽其錄事于庭下責曰我非政廳執筆吏
汝安敢以此等事來言乎芑愈怒時閔齊仁亦以伸救士類

得罪屛居公州磁以其弟齊英除康津倅盖爲齊仁也奸黨甚啣之○涪溪記聞曰磁與白公仁傑爲隣交密旹初下磁請白問曰明日臺諫論旨子有老母奈白曰許身於君安可顧私磁歎曰明日子必死矣白辭出磁執其手曰明日子爲君子我爲小人之日也○曾孫眉叟穆撰碑文曰大小尹之隙已成　文定王后家號爲小尹大尹者尹任者也章敬王后兄也自謂扶護東宮　恭僖時依安老欲廢　定安老敗任將得罪　上以世子故加厚之任日與柳灌柳仁淑李霖鄭源郭珣李若海等深相結乙巳　仁宗大漸任爲大臣陰爲擇賢之謀矣及　明宗嗣位　文定臨朝有密旨下李芑鄭順朋林百齡及公數臣者謀去任獄事起既得任陰事〻連良善芑專誅殺公深恨之每議獄與芑相反常歎

曰任久存形迹固有罪至於論功賞吾甚慚罪人妻孥沒爲奴婢分賜功臣者公皆謝遣之居西湖之三處亭不與時事閔二相齊仁嘗力伸寃枉因爲黨逆謫居公州芑深怨於公以爲與罪人陰相厚令陳復昌論之以與齊仁宋純等締結邪論付處洪原一日芑早朝暴死朝堂果有謗書在袖中人謂天殃公卒於洪原其冬 上命復官爵 昭敬七年追削芑等爵公亦在削中白仁傑尹根壽曰某可宥不可罪也 上從之

金光準悔齋集沙伐國傳曰有宰相以父愛其妾偏與財產嘗蓄憤於庶母壬寅間父死右公以大諫居喪於沙伐國兄又病死乃唆兄妻訴官曰庶母孽弟爲妖術死吾夫請繫治右公潛簡于牧使宋希奎請急速治遂服刑四次聞慶縣監安景佑以推官備知殘忍逢人則說右公深懷疑畏後爲大諫

搴以發明近來勢欲滅口乃列錄本道朝官沙伐隣境知其事者名陰嗾權臣
使盡除之故丁未之禍宋安皆不免沙伐尚州號宰相金克隼也
閔齊仁字希仲號立巖 中廟科提學嘗作白馬江大捷東國一文士續篇
末詞後流入中原學士曰盡佳作篇末辭非賦者之無此益佳○國朝記事曰閔齊
仁初附凶奸欲取富貴及至錄僞勳之後自知不免小人之歸方始悔悟漸與奸
凶不合至於削勳○乙巳爲白仁傑所彈含默隨波庚戌尹仁鏡啓以仁柔之言
愛惜罪人又言安名世所書史不可改竟至削勳○孫汝儉號雲村官至府使
○明村與疊巖書曰懷相受驪陽兒子納幣撰閔齊仁碑以爲正直君子
反作休菴走辛丑言則他尚何言
李芑爲右相林百齡爲吏判閔齊仁爲戶判許磁爲大邑羅世纘爲大諫○

時鐵伯金明胤詣政院密啓曰桂林尹瑠任甥姪也任所倚以爲凶謀者
瑠必與知鳳城君岏臣之妻切族年尚稚或有稱美者貪功之輩藉此爲亂
未可保其必無弃處置云云遂逮獄數十人 文定賂羅將重杖被訊者無
不經殞令中外是捕瑠瑠 中廟第二子桂成君繼子也聲譽著於諸宗
中先是或謂瑠曰不如見機早避一宗室之逃人孰強尋乎及任死瑠削髮
逃拿翕至家空還羣奸得以藉口兔山倅李坎男跟至安邊黃龍山土
室獲之鞫不服烙刑極慘瑠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教之供曰
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鳳城及汝中當立柳灌柳仁淑可以謀爲
之云遂轘之明胤錄勳坎男超三資○乙巳錄曰瑠任之姪也初以王子桂城君養子
襲封桂林君先是尹元衡造言尹任扶護東宮實欲推瑠聞者皆笑其

言之無理任之死以此爲言而瑠竟陷大戮東閣記曰瑠之逆名始於元老之亂
言當其時 中廟在位 仁廟在東宮此豈議嗣之時乎瑠且年長於 仁
廟十四歲豈有以瑠爲 仁廟之子之理乎或以瑠之在逆爲疑是不然瑠之
得此名非一夕而任既死人皆知瑠必死矣知其必死而順受君子所難豈
可以責無識之宗室乎以亂言成罪誣服定律絶可悲也 宣廟丁
丑復官○鳳城君 中廟第八子洪景舟女淑嬪出聦明仁孝類
仁廟云云明亂誣告芑又啓曰尹任三父子初欲以鳳城爲勢無可爲然後
傳位於 主上云云兩司請竄不允尹仁鏡芑順朋請斷以大義 文
定敎曰岏自幼宮中養成今才十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忍置之法也依
寧山例配平昌後及壁書之變獄成明亂力贊殺之○江上問答曰退

溪既已出去而還叅鳳城啓何也曰豈敢知也權石洲有詩曰從來伐已可傷況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有名兩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滾滾終難定毀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所謂兩學士指晦齋退溪也文谷抄石洲集載此詩尤庵箴其上曰如此如此文谷大驚即拔之

金明胤 字晦伯洪景舟壻也少有善名擢己卯賢良科科罷後入場登第乙巳希權臣旨誣告鳳城桂林君瑠稱天士林綱盡及 明廟末清議復發明胤乃啓曰乙巳餘黨多有寃枉請稍伸雪其胤斷老益巧後白仁傑見明胤曰必是

千百億化身之人也 宣廟初臺啓靈已卯之究有曰己卯士無非正直白
仁傑曰君上不可毫髮欺也薦科罷後負冊入場者無正直乎指明胤也
宣廟初削奪集明胤啓曰曾爲玉堂之人復作科擧之人諂附李芑
贊助元衡首開大獄李樑當權背舊從新奴顔父事時人目爲侍
養有父少子老之譏 李樑出棄闕西泣別西郊歷見元衡要結舊
歡自古爲悪未有如此之尤者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毛𢕟告變曰任嬖瑠爲不軌時出入大內
傳通諺書者也請鞫之諺書乃先是拾得細囊書於闕庭者也遂捕任
妾與奴婢及女婿李德應鞫之設鞫闕庭 仁廟梓宮在殯推官
吟磁等相笑謔任之妓妾在囚繫中曾奸百吟者磁輩戲曰欲金

此人送于令公聞者切痛掌苑署奴朴成蓄以嘗出入於尹任家受刑八次終無一言而死時百齡誑德應曰若指任為逆則非徒免死可策勳德應誣服立鳳城事竟論逆坐死德應辭連李輝〻辭連李仲悦仲悦潤慶子也輝嘗見仲悦時 明廟以大君患痘甚苦仲悦曰 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懷抱甚惡輝曰厥終何以知之汝為如此說乎仲悦曰是何言也更有何地可仰乎輝作而去後仲悦言于丁熿曰李輝誤入矣兄亡弟及古今通誼只有嫡統一人更有何議輝之所論不正矣熿曰如此不正之人更不可交也云〻及辭連仲悦即書輝前後觸犯之語詣政院啓冀以自免輝坐逆誅仲悦亦罹丙午以與輝交通仲悦竟賜死獄成郭珣羅淑鄭希登

丁煌羅湜李文楗鄭郁李若海成遇尋或誅或竄尹任柳灌柳仁
淑死後行刑世遇錄勳
安世遇少聰慧夙成　中廟選駙馬世遇意在功名以駙馬無芬
華上疏固辭後蹉跎宿志帰虚尚痛恨自咎乙巳誘尹任婢毛獜
為證告變盖世遇與任妻為再從也獄成受賞職亦不顯而死
紫海筆談曰向使世遇不走功名不辭尚主一生富貴何至誣告為
悪至此哉東閣記曰世遇家在北義洞其友朴應立往見遇諸過迎
秋門馬驚不得下馬心未安矣世遇作色曰汝犯法矣即呼裨將
圍領来又閉庭立于家遂詣政院告承旨笑妖妄世遇乃退其平
日心術如此

丙午右相李芑啓曰往者己卯之人徒以自己所謂賢才而設科取人
中廟命罷其榜 仁廟大漸之夕命復科尹任三父子皆入侍安知非
任等之美術乎請削之允之○兵郎尹春年疏論尹元老指作 慈殿
比諸驪姬指 仁廟爲愚暗方其大漸甚主簿李達陽卜吉凶且曰
李芑年七十許磁順朋皆有病 大妃册封今三十年豈能久乎
大妃萬歲後 上心亦何以知之云云命竄尋陽死蓋元衡爭權相
軋嗾春年論殺之也
丁未副學鄭彦慤宣傳李櫓以一封書入啓曰臣彦慤女從夫歸全
羅道送至良才驛壁上有書故取來封進命招三公仁鏡芑順朋及元衡
齊仁光準磁等示之以朱書之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

國之將亡可立而待云云野史曰孝憼良才驛經病或疑其自造云仁鏡啓
曰厥初定罪惟輕故邪論如此仍列書應罪人分輕重入啓鳳城君岏宋
獜壽李若水一罪李孝迪林亨秀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丁熿
李天啓權撥白仁傑宋希奎閔起文等或安置或付處命依啓後彥
憼又獨啓林亨秀賜死○論者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丁未之禍慘於
乙巳自是士林蕭然元氣沮喪國之不亡幸矣乙巳錄曰小人之禍何代無
之漢之黨錮唐之白馬宋之洛蜀皆足以亡人國而未有如孝憼之自爲
自告使清流一網打盡巧且慘矣昔石工以一介無知之人尚不忍刻元
祐之碑則吾於李檣齋亦有感焉
鄭彥慤字謹甫登癸巳科壁書後爲讖但落馬一脚掛鐙馬且奔且

踶頭腦骨節破碎打成肉醬人咸快之以爲天道有知焉即
林亨秀斫栗云癸亥反正其子孫顯官者或誅或沒爲官奴
即造適等光海廢母時凶臣也
是年十二月初二日〻無光上下有圓形如日赤色 上招尹仁鏡李
芑鄭順明等傳遇災恐懼之意回啓此似日上有戴非變而
爲喜慶爲 慈殿進豊之宴廢而不行至爲未安云東閣記曰
大臣諂諛之言可廢一笑
己酉李洪男上變洪胤等伏誅洪男李若水子也璧書獄若水
賜死洪男亦坐配寧越其弟洪胤尹任之婿也居忠州憤其父寃死
時發憤言洪男在謫通書于其妻兄校理元虎燮同婿舍人鄭

惟吉曰舍弟洪瀰與衛士裴光義推占卿相歷言吉凶其言曰癸主
之殺人極於甲子乙丑終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何能久其他怨訕不可勝數舍
弟素驕傑門禍必至臨紙痛哭而已又曰欲推戴毛山倅云云至以僉契
之文軍目之書爲證惟吉冒變詣政院進其書拿鞫洪瀰及辭連人
自服與某某人謀擧兵起事其孽弟後丁年十六所引尤多或有平
生不識洪瀰後丁面目而死者忠州一面幾空丹川康上舍惟善判校
仲琢孫以龍灘贅客蘇齋友婿嘉靖乙巳太學請復靜菴官爵
三疏皆出惟善手自少有志槩推重士林與朴斯文民獻友善嘗入丙午
春塲表題請汰宂從惟善謂民獻曰尚可賦此題乎不製而出至是
毛山守援引杖死人皆痛之降忠州爲新縣 敎曰賊臣洪瀰暗

結不逞之徒欲售犯上之謀乃與裴光義李燁崔大觀李戊丁等假
妖術而卜御相之吉凶猜廢朝而欲宗社之杌隉且為至親之棄
以速天誅之加云云 傳旨曰惟善首謀倡亭至作約書為大將
謂寡躬幼冲可除謂毛山宗室可立畏嚋白日建議成冊與同惡
有武士首惡盡是儒生夫何叛逆之徒累出詩禮之門 ○謖聞曰
洪胤不過一狂童雖其悖言或出於悉懟有何謀計況惟善曾
是士流豈與年少兒同謀不執乎且當時洪男以名官侍父服無
賴之属舍其兄疇依乎設使洪胤實有是事洪男若至誠惻
怛以利害諭則情可感勢可抑寧有幼稚之属終至難制而
不得已也自乙巳丁未之大鍛後元衡等方欲立威鉗制洪男之

若奸黨相慶遂成大獄不特善類横罹虽誤亦宜不免噫洪男亦
獨何心○洪男與元衡芑為己酉三凶野史曰若水固可謂無子洪
男非徒無弟亦無父之人也父死未理冤枉未伸誣戮其弟尚何心
耶天誅不加卒使全軀體歸見其先 聖廟之用法可謂闕矣時洪
男放還除職 宣廟初削職死
時命中書印行定配亂記杖吏郎柳堪兵郎李元祿極邊安置東
閣記曰乙巳定亂記令中書局印出之吏郎等欲印私件吏郎柳堪
言曹中紙不敷豈必印此書乎佐郎韓智源語芑曰堪以此書不足
觀也又芑之姪元祿戒芑觀叔所為恐為家禍此言泄於人兩司劾堪
元祿 慈殿曰堪元祿懷二心矣杖百安置極邊 明廟末放還

殺博士安命世校理尹潔先是李芑等錄衛社功時知後世公論有不可掩訴于 文定請出時史以撰武定寶鑑安命世修乙巳記曰直書李芑思有回王薨七月用不去淳豆粥李芑是日爲相殯側殺三大臣云云世傳普雨入內等語亦在其中云云芑持命世護逆鞫之命世裂衣書疏自古無殺史官之時陳復昌叅鞫却之不受命世遂被誅東閣記曰命世載車而出市人皆哭李士亨握手相訣於道裂裳裹足而通浯溪記聞曰尹校理潔與綾原尉具思顔爲葱竹交命世之死具有力爲尹心寃之一日與具飲於蚕頭問曰命世何罪而死因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具詣奏之 文定震怒命棄市尹之就囚也道遇具呼之曰是何事

歛其轡匿避之馬驚墜即死具之措誣自爲得計豈知先死於尹也
詩曰不畏于天信哉 鶴城雜記尹潔與綾原尉具思顔友善一日赴綾原
家仍秉醉語曰乙巳之人豈無擴究有一人頗聞漏其言於元衡綾原懼
其及己先告之使潔陷死云〻
放逐黃憲乃尹元衡嗾陳復昌刻憲罪罹之也先是 中廟辛巳別
試南袞爲讀卷一試卷袞以爲能文取之乃憲也鄉生無名袞慚爲招
見憲極力吹噓驟躋華要 明廟初入相年未五十矣憲天性險詖
乙巳以在喪勳及爲相追錄嘗會議加罪之時書名極惡罪者甚多如
李彥迪權撥皆入應死中 文定不聽憲強爭之及治洪胤獄元衡
托以緩治嗾復昌劾之奪爵放歸 ○陳復昌門地卑微其父義

孫以錄事去官爲縣監其母累經人人尤賤之復昌松京親試壯元能文
善寫巧黠自衒如具壽聃輩亦爲所欺爲之延譽遂附元衡爲鷹犬
東閣記曰復昌以副學受元衡嗾蹴刻黃憲托以緩治洪亂獄退
語館僚曰今論權臣必獲重罪仍泣涕歔唏俄以 御札褒之
賜 中廟樹銀盃以示嘉納蓋元衡以罪憲之意已達 文定而
復昌佯爲悻直態豈知傍觀如見肺肝乎時人目爲毒蛇見者
側目具壽聃己卯正人壽福之弟也嘗論李芑罷相可謂剛直而
不知復昌之奸與之爲友卒爲所陷初復昌與鄭興宗輩五行書
士大夫四柱於帳冊並論 兩殿四柱有先分後分之說復昌發其事
省鞫辭連宜寧尉南所等並極刑後復昌爲元衡所厭被竄死

○時李無強締結復昌以濟其惡復昌長玉堂大言令吏錄景休當首景休無強字也衆皆唯唯反圈點不得參座中相目稱我相推聞者笑之無強為司諫証李瀣起崔賀孫獄又嘗奉使北道摘州官之闕乙巳謫客者衆之反復昌敗無強亦竄慶源守令相戒此人乃前日衆謂謫客者也無顧見者人謂反爾之報李浚慶為兵判無強嘗劾之李後為巡邊使到慶源郵卒指矮屋曰無強所舍也李厚遺之人謂以德報怨李曰非欲施恩見其窮矜閔自不能已青野謾輯曰無強與復昌屢起大獄戕害善類論其衆誅戮亦輕彼為之矜憫何也可謂枉用慈悲矣宜乎特難於削偽勳定國是之論也○言行錄曰退溪丹陽赴任時就別閔公箕閔

公曰不見陳復昌而來乎曰未也曰陳家在隣令見我而不見陳
陳必憾隨例一往何妨先生仍過復昌復昌驚喜後日來謝先
生排任後累通間先生不答先生嘗以見小人爲辱焉○月汀邊
筆曰盧蘇齋嘗與陳復昌同入試院其後一造復昌門一留刺而
復昌每持其刺誇來訪者曰蘇齋晦訪我丁未公得罪復昌力救
流配十九年始放還陞大拜其間復昌以大惡謫甲山公視復昌
子如家人每來不通姓名直入云
庚戌殺監司李墍縣監李政洪男上疏後淸州彼民崔賀
孫數乘時逞術竊取留官御會文書將走京上疏留官知之捕告
于官縣監李政報營監司李墍題依報刑推賀孫杖斃洪

男曾於殺叔欲占其父籍沒財曳麻入訟致嚴訊之洪男大懷之嫌
司諫李無疆誣灩及致以為殺賀孫滅口護逆拿鞫致死杖下灩杖流
途卒灩為大憲時劾芑之拜相無疆芑之鷹犬也此獄芑主張云
李灩字景明退溪兄也甚有時望學行名世至是為芑所搆死物
情痛惜　宣廟還給職牒
李致字可遠素積人抗言無忌為獻納劾李芑又言外戚權盛不
當預政元衡御之銓曹希芑元衡旨降授本縣竟搆害之
　乙巳以後被禍被竄諸臣
賛成尹任左相柳灌吏判柳仁淑賜死後又行刑桂林瑠鳳城岏注
書李德應副學羅淑正言李煇吏正李仲悅參奉羅湜參議

李霖翰林鄭源直學李若海工正成可澤正言金礎著作安
命世已上刑
叅判宋倚壽牧使林亨秀吏佐李若氷大憲具壽儒生
安順瑞叅判李瀣已上刑賜死
翰林沈銓叅奉成遇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臺諫郭珣
縣監柳貞修撰尹潔進士姜惟善縣監李致已上杖殞
叅議權撥賛成李彥迪翰林趙璞舍人李天啓臺諫權勿
叅判韓淑同成金振宗牧使鄭郁吏佐丁熿已上竄
吏正鄭磁正言柳希春執義宋希奎獻納白仁傑臺諫劉起
文正言金鸞祥掌令李彥忱注書孫弘績已上杖

持平李碪臺諫韓澍吏正柳堪臺諫李震奉教李焰直長尹
忠彥正郎尹剛元安馤進士許忠吉金禧年已上杖
縣監梁允信吏佐盧守愼臺諫李首慶李滉黃憓右尹權應
挺吏叅權應昌李浚慶宋純承旨李文健縣監安景佑金應貞
吏正李元祿禮判許磁已上竄
正字金忠甲韓灝林畯承旨李潤慶判書愼居寬修撰朴民獻
吏正柳昌門臺諫崔益國

尹任 坡原府院君汝弼子 章敬王后弟也在 中廟朝歷崇政
明宗乙巳被禍 宣廟朝伸雪 國朝記事曰 仁廟大漸尹任
入侍元衡芑等欲因此搆揑僞投囊書上誣 恭懿及 明廟嗣

位元衡使其妾入內詗詐致有密旨忠順堂入侍邑曰任多有不自安之心灌仁淑亦有刑迹云云越三日加罪時順明曰任包藏禍心灌仁淑謀危 宗社而事涉脅從恐不可一律斷之云云蓋搆捏虛言驟加大戮則人情駭恠故欲浸潤漸加重典也後順明疏論任罔陰不軌而不言所以不軌事此何異於莫須有三字乎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日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既罪之人乃謀不軌乎謏聞曰 仁廟即祚大小尹猜嫌益深黨無隙可乘及 仁廟大漸任以外舅入侍任也無識不能柄機以外戚自處至於入內侍病夫君薨無嗣群弟在外此何等時任乃憒然不知避也讒口之徒宜乎自取但所謂陰懷不軌推戴他王子云者大不然也當是時也 文定以母后臨權 明廟

以貴介當宁彼一武夫乃能行伊霍事乎萬〻無此理只被猜疑身
屠家赤三子同車言之慘矣〇元衡芑順朋等搆以任濯仁淑欲
推戴桂林鳳城等君竟至於孥戮〇江山問答曰栗谷則以尹
任為無罪退溪則以為不無社稷之罪何也曰栗谷初議削
勳時竒高峯不從彼刻歸盖退溪所言無非高峯言也退
溪之以任為不無罪無怪也盖任以武人居帷幄故退溪以為渠
本無知之人既居大位安能如正士端人哉以此疑之栗谷以為
任雖武夫一代諸賢皆與同好元衡本是叵測小人 仁宗之
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諸賢無罪則任亦無罪也既
曰無罪則元衡偽勳不削何為此栗谷力主削勳為公案也〇

朝野記聞曰阮相李彦迪以密封單子入啓其辭曰 仁廟大漸日手書
小紙使尹興義覽之曰解見否曰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來此
傳教其日不下政院此必尹任父子所爲也 仁廟大漸時尹任
父子以外戚入侍任則姑不足道當時諸賢不知此事之非惜哉
○逐睡篇曰任被誅而父汝弼雖遞職命給其祿以終其身 仁
聖王后玉度無玷斯 明廟之至德也子興仁 興義興禮并戮
興智興信待年後爲蔭官

柳灌 字灌之号松庵 中廟科 中廟甲辰北虜逼皇城 上
以柳爲西伯時有大小尹之說廷議以爲不可出外 上教以欲弛西憂
非有他意特加崇政而遣之 仁廟初入相 明宗乙巳被禍後伸雪

李山海詩曰覆盆天日照泉路聖恩新乙巳年遺直三韓國大
臣倉霞銅雀暮花木孝陵春一水盈盈隔精靈倘渡津
柳仁淑 字原明號靜叟己卯以都承旨被囚得釋辛巳奪
告身屛居十七年丁酉始叙乙巳賜死鳳城獄禍及泉壤○
公性方剛疾惡如仇順朋公之兄婿礦之父也公秉銓一不擧李
芑公之甥子也芑曰駙馬通宮禁自內以密札傳于芑下人誤傳
公公拆見乃傳芑札也公惡之傳播僚友芑切齒云○言行祿○宋
麟壽嘗謁金慕齋適有柳仁淑申光漢亦來謁慕齋不甚悅
去後宋問其故慕齋曰原明不學無術未知厥終何如漢之八字
甚好與己卯士流同貶幸矣兩公當時名流而慕齋之論如此可

謂灑落○明谷集曰柳贊成仁淑有女未適人而遭禍爲宗室
濤化守昌叔副室及伸寃 宣廟特命更備贄幣同以爲室
鄭希登字元龍東萊人父球早登第以己卯士禍杜門不仕公
甲午登文科其喪室也金安老求婿公曰寧終身不娶不可
入此門忤安老久於郎署安老敗始歷三司有人薦陳復昌公
抗言這汙奸魁也輟坐席而焚之李芑爲贊成公劾之鄭順
朋怫然遂與芑謀甚之乙巳鞫闕庭朴光佑與公被栲掠
發聲痛杖大於股何以堪公顏色不變曰梓宮近不可使哀
楚之聲聞之每就訊不脫衣帶必向梓宮伏地芑張目曰若是
則其有救乎連二次公猶不死配龍川 母夫人追及於路曰汝平

生以忠直自任以此獲罪何愧於心相持痛哭即日卒籍家盡沒官
家人無以掩屍哭于屍傍夜半都中人士來會收合綿布三百餘尺以
遺之曰勿問我誰某葬之日嶺南士子百餘人來哭各有賻不言姓
名而去○仁廟在東宮時聞公以小學律身事親有至行日送退
饌于家時 東宮無嗣兩尹交軋議謗日積中外憂懼公大言曰
兩殿慈孝無間設若無嗣當封大君爲世弟以鎭國疑士類咸服
宣廟命復官錄用子孫
郭珣字伯瑜号警齋官司諫清白有大節乙巳與白仁傑論作密
旨殞於杖下李灘叟曰郭公其直如矢 宣廟朝贈職配牛淵書院
○尹潔字長源号醒夫 中廟科修撰乙巳下安命世究爲具思

顏所告流慶源復昌請鞫杖殞○弟浚亦以言元老罪死○初陳復昌與李芑
締結方有左腹之寵特賜藍緞粧裏又賜 御書四大字復昌以其四大字為帳
盖之開大宴名類皆會醒夫達倒大醱佯若不省即嘔於復昌之衣或問醒夫
答曰奸人之酒豈可留吾腹且其受賜衣不合奸人身上故吐之復昌聞而切齒
遂搆殺之

安命世 字景應㷍之子為弘文著作秉筆直書芑大怒置極刑諛聞
日代予以來史筆不嚴任意開局漏洩無忌奸人之嫁禍每出於此元衡
輩聞命世之書法便生李芑墩之謀發局為案置諸極刑萬古斧鉞
唯在史筆而亦不得直書宇宙間正氣將寓何地耶痛哉

朴光佑 字国耳密陽人也己卯生員神武禍作日入闕號痛被傷流

血裂衣裹頭坐於都堂外上疏伸救求文者簇立李泰判瀣金僉知
魯皆年少善書公使兩公把筆左酬右應文辭湧出金李猶未及
書後癸乙酉科乙巳以同課被鞫配鳳山出敦義門而卒

李若氷 己卯名人若水弟也 中宗己卯以吏郎罷丁酉敘己亥
以韓山倅上疏請燕山嘗山立後又論福城冤死坐罷 明廟丁未壁
書之禍賜死己酉子洪男誣告弟洪胤戕獄〇弟若海副學丙午
與長吟亭同禍以奴事柳灌不有國母為罪目

羅湜 傑之子號長吟亭靜菴門人乙巳杖流丙午以與李煇
與唱擇賢之說賜死弟淑亦被禍〇識小錄曰己卯士類敗後人
家諱言小學近思錄許草堂曄少時於外家廢簏中見小學

四卷蠹毀袖初卷詣羅長吟亭學請學公驚曰爾安得見朴來
耶曰流漂○兄漢字明源官翰林時有人貼書鍾楼刺安老專
權濮書諸冊忤安老坐罷嘗曰權奸得志終必害士林沒後九年乙
巳禍作伯仲皆不免

林亨秀　字士遂號錦湖父浚武至三品公少登第能文章十善
射而美風儀時補國器官至兵使尹以修撰出拜會寧判官嘗時
並日而食或日無數人之飧曰為將者不可不如是習性也芝峯說
曰　中廟聞皇朝將討建州徵兵於我國以李芑為都元帥張
彥良為副林亨秀以吏郎為從事官以親老辭於芑答以
言於副元帥亨秀乃詣彥良彥良戎服交倚而坐亨秀邑

具戎服與他從事行禮不敢一言而退事寢後往見則彥良出迎于門○公許元衡出牧濟州元衡置酒以餞公素善飲元衡勸多酌盃公持盃昂然曰公果不殺我我當盡量元衡變色而止公竟賜死人譖執盃之言激之也公以濟牧罷歸羅州宰鄭彥慤以尹任鷹犬元衡當殺之語唱言賜死金吾郎馳來公出跪聽傳旨請入辭父母而死許之既入都事慮其訣別延遲視之則公只於庭下再拜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召戒曰勿學書復召語曰不學則為無識人學書而勿應科也乃死或云都事到門促之公從容處家晝漏盡鍾鳴命在頃刻政道此事也莞爾而笑出就死權忠定撥在謫聞公死呼酒痛飲曰此子亦死也失聲而哭○東閣雜記

同姜知事暹進朝京路遇胡人問通事爾國林亨秀好人也爾國殺之云然否通事無以答○野史曰洪暹杖流興陽到津頭赴擧士子中有一人年最少相貌堂堂揚言衆中曰吾聞洪暹士類今者被流必小人當國也吾輩安用應擧從此四鞭半暹呻楚中聞此不覺灑然徐問其名乃亨秀也後左道京試官出詩題曰將渡錦江遇洪吏部南寓凡四卅有人論之曰人之慕名利猶魚之慕香餌也洪暹不懲終取相位林亨秀不懲而應後試而被禍名利之欺人何異香餌之欺魚也逐睡篇曰公嘗與退溪同入書堂醉輒浩歌呼退溪字曰君亦知男子奇壯事乎大雪滿山着黑貂裘腰帶白羽箭臂掛千斤強弩乘鐵驄馬揮鞭馳入澗谷則長風生谷萬木震動忽

有大豕驚起輒發矢引滿而射殪之下馬拔劍屠之斫老樑焚之
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踞胡床而啖之以大銀桄快飲飲至醺
然仰見蟄雲成雷虍虍如錦飄灑醉面此中之味君知之乎君之所
能只翰墨小技耳遂擊節大笑退溪每稱公之為人誦其言如
是曰真奇男子也死非其辜冤哉冤哉○九菴集曰林錦湖臨
命詣於刑官曰朝廷賜自盡不必仰藥寧許就經也刑官聽之
遂入室穿壁使羅卒自外引之既而羅卒入見則一桄貼壁
而錦湖偃卧其側拊髀而笑曰平生善謔今日欲終竟矣遂就
經此雖非壯士家法亦可見其豪爽氣槩矣又曰與文純公同在
湖堂侵謔狎談文純每只曰反誚傍人曰何乃至此錦湖曰非

我如此則其孰敢爲然吾終不謂景浩爲好邪豈不能質於東
披邪一座大笑○退溪題公關西行錄詩曰往胡射月遼東塞壯
士搜兵樂浪墟指顧威靈駈虎豹風流談笑發詩書海航病
得龍王藥江閣吟窺帝子居嘆手叩歸燕領客太平容我老漁樵公
寄答曰高義吾君我未知書來情款溢言餘本知下玉能成刖未必
單膓可覆車浮世宦情今已苦買山歸計未應疎江梅間落誰相問
萬里空傳尺素書

宋麟壽 字眉叟號圭菴雙淸愉後孫西阜龜壽弟 中宗
科湖堂大憲謚文忠爲人忠孝俱至幼喪母所伏苫席因淚而腐
燕巢廬幕其雛皆白人謂孝感與尼龜壽妹壻成東洲悌元

講學人謂三賢閭及立朝名重一世咸希顏從爲弟在南山洞壑深邃
公賃居之鄭林塘訪之公詩曰五人乘月訪幽居柴戶推來樹影踈
山釀暫開千日酒盤肴偶得八梢魚狂詩不敎傳騷俗清話方知
勝讀書明日送君山下路小堂寥落似逃虛林塘次曰倚羅歸來
訪索居一庭秋月正扶踈朝陽方見鳴祥鳳大壑還須縱巨魚松
蓋當門仍迎客竹牕留雪好着書孤舟不盡山陰興縱登雲梯擬
跨虛鄭士龍申光漢金麟厚林亨秀林億齡諸人唱酬成巨帙
癸卯拜全伯首訪逸士屏去騶從蕭然若寒士甲辰赴京公之所寓
臨不聞人聲中朝人稱爲一片氷玉及還 中廟賓天朝中洶洶咸以鎭
浮靜俗非公不可拜都憲 仁廟擢元衡工參公劾之親舊勸止之公

佯作鼾睡聲不聽 明廟即位邪黨忌公正直指爲浮薄領袖削官
退居清州壁書之處李芑等會賓廳録罪人名点其當死者至公名
芑大點之頃朋曰惜哉此原慤人也芑曰鼓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芑後
語人曰宋麟壽寔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譬如作室修基則雖
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賜死使者到門適其生日族親多會擧
家號哭公神色不變沐浴冠帶取紙大書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書付其子曰勿以我爲戒勤讀戒酒色以慰九天之魂愧負而生不
如無愧而死致命之夜白氣如虹貫屋亘天累日年四十九將死日家
人未及知朝命其家神主房内有閙閙之聲怪而視之公父之主自
下靈床至墮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狀○稗言向圭菴之遭禍人謂

愚君子嗚呼爲智君子而愚哉成東洲悌元公之妹兄金惕庵謹恭

公之庶妹夫一何公之門華聞人也名臣錄曰獜壽只是善人無經濟

大才多被人欺不量時勢欲做三代事業群奸側目竟得重罪○逐

睡篇曰宋貳相猉壽圭菴從弟也乙巳之變有人曰圭菴將不免奈

何猉壽曰園中荊棘中有一朶梅則豈以偶梅不芟荊棘乎猉壽

參僞勳談者目之以陷兄功臣云○涪溪記聞曰宋判書猉壽詣経

筵其子應溉應泂亦同入侍講畢宋泣陳乙巳冤枉事悲動左右金

鶴峯誠一以正言進曰猉壽在乙巳附權奸錄僞勳及今聖明在上

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說欲得公論之名眞小人情狀也猉壽惶恐

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

李霖 字仲望監司世宏子世應以司諫論斥柳子先公登甲辰科乙巳以吏議言母后不得臨朝杖流丙午賜死南溟夢見詩曰與子樹下別此懷誰似之毁心猶未死只有半邊皮。兄霞字伯胤登第歷臺諫卒

沈岺 字天老以咸鏡都事奉箋來京語人曰主上幼冲女主臨朝何以為國其妻甥金明胤倡言於朝竄之丁未為鄭彦慤所搆死

白仁傑 字士偉號休菴益堅子靜菴門人 中宗科官叅贊 宣廟己卯卒年八十三燕山甲子撤民家公八歲出拜中使應對如成人中使異之曰吾當免爾家稍長慨然求道從金大成湜講學就靜菴師之及登第時輩以己卯人詆之擯斥成均明年授檢閱乙巳公以

獻納効堂諫不為論啓旨至夜獨啓不已 文定下于獄鄭
止窓言
某見殺文得罪萬世矣順朋救之得釋丁未壁書獄謫安邊
公與許磁交厚啓旨初下磁貸公竟不從磁執公手曰明日子
爲君子余爲小人之日也元衡敗後拜楊州民戶祝而歌曰白雪
之白與君同白心乎仁矣胡不爲傑南遷二十餘年 宣廟
丙寅始復爵乙巳諸人在世者惟公與盧蘇齋大加超擢○
仁順王后問垂簾久近公以大諫進曰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加久
聽政仁順悅(下)不(上)未幾撤簾陞大憲 上教曰卿忠誠貫日月節
義凌氷雪云庚午公以兵判請伸乙巳己酉黨籍從祀靜菴招

迎退溪○庚午公拜都憲洛下喧傳曰公將論朝貴公恨我不早退
即棄官歸家無擔石居第僅庇風雨 上特賜米菽公分賜鄕黨
曰榮君賜也及卒鄭松江輓曰孤忠一代無雙士獻納三更獨啓人
山嶽降精生此老歸天應復作星辰 石潭日記曰成渾嘗言白公之
才譬如圍棊有時高着可謂國手有時亂着非可恃之才也又曰仁
傑素服李浚慶每以士類之不附浚慶爲恨且不取奇大升沈義謙
每對人揚其過士類疑之李元慶者浚慶從弟也失職怏々上舅鄭
昌瑞欲攬權勢相與謀欲攻朴淳李後白吳謙等欲藉仁傑及
浚慶爲聲勢每謁仁傑㬥揚淳等過失仁傑衰老不能辨是
非仁傑見盧守愼曰士林年少者氣頗盛抑制之守愼止之李春

者得元慶遺昌瑞書示沈義謙兄仁謙其書云先見領樞次見士偉
此事令明當發内通逐圖也於是物議囂然以為仁傑將害士林淺慶主
之云云仁傑聞之大駭曰士類疑我至此乎歷見朴淳及權轍自明之仁傑
乃歸或以仁傑受暗昧之謗必是老衰為群小所賣耳
權撥　字仲虛號仲齋　中廟科官贊成　明廟戊申卒諡忠定年
七十二○中廟朝參筵嘗論魯山燕山立後之議又與思齋極論芳碩
芳蕃不宜絕祀之意議格不行及己卯禍作坐罷十五年○退溪集曰陰
崖李公耔痛己卯之禍書小錄權仲虛中大用調劑兩間輩不敢闖竟
至於今日云云然則公之在己卯可謂善處矣若夫乙巳之禍獨能奮然出
萬死犯雷霆鄭文節嘗稱公有不可奪之節云云詎不信歟○仁廟

初陞資憲為晉成　明宗乙巳極諫尹任柳權柳仁淑不可罪且救白仁傑之下獄通夜草啓子婿泣諫輒麾去之其啓有　大妃一婦人　殿下六尺孤竄亂逐先朝大臣等語詰闕中光漢固止之晦齋亦驚曰事已至此徒惹不測盡扶去色言公却坐抱膝曰刪改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當時順朋分深順朋病告數月會議日始出公迎謂曰今公亦何以來乎順朋色沮事定後語人曰色頹即日當了吾聞權某之言不覺背寒不復言云云尹思翼啓曰　大行大漸時臣語權撥宜急迎大君入內撥不答矣公啓云有大臣在非所擅斷退詣賓廳許磁目視尹曰公欲捉權公何耶權公赤心朝廷所知尹面赤退無以答壁書之禍公配泰川貽書于東轍曰范忠宣七十有萬里

吾行汝父之罪實見典也負恩至此死則薄葬也行至用安驛禁
卽馳至一行驚哭公正色叱之至則移配朔州也至瑞興驛付晦齋
配江界亦到公戱曰李氏相權氏相一時行何嫌之也咫尺不相
見而行在謫卒 宣廟初伸雪贈議政 栗谷謂何李彥迪權
撥凶黨以二人并錄勳籍欲援引於衆賢以欺士林也

李彥迪 初名迪 中宗命加彥字字復古號晦齋 又號紫
溪翁甲戌文科官贊成 明宗癸丑卒于謫年六十三 宣廟
朝贈領相謚文元光海庚戌從祀文廟 ○ 中宗庚寅以拜司
諫時金安老在屛黜沈彥光等欲引用安老爲東宮羽
翼公曰安老得志誤國必矣彥光曰李某在朝安老不得

入遂劾羅安老誅後公以直學陞叅知戊戌以全尹上疏累千
言 上歎曰眞德秀無以過矣命傳示東宮特陞兵叅及 仁
廟即位公取伊川格言條録以進 明宗忠順堂會議時先
生進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彼專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固
者縮頸及録勲累辭不得李芑啓曰彦廸爲全尹時疏以輔養
東宮爲言東宮失火推其所自出 主上即位書上十條繫人
王乎廷與仁淑交結其爲之臣以贓吏壻不得顯職彦廸辨之於
臣有息臣爲國不計私云云大憝尹元衡持平陳復昌繼之公削
奪勲爵公爲嶺伯時語都事李天啓曰李芑必係相終禍士林
及芑入相天啓劾之芑以此尤憾云○丁未加罪安置江界家人呼

泣先生笑語如常囑家人曰好待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
還明年遭艱乃以遺衣服設位擧奉號以盡三年一日御史李無
強疾馳入一府驚怖先生不為動正衣冠坐而看書丙辰丁巳
錄曰復古公謫江界值寒衣薄因知張世豪使燕還道遇以
狐裘贈其時故舊莫敢問惟恐禍及張乃武夫又無昔日之
分能行所難之事宜復古之受而不辭以成其美也在江界七
年而卒○所著有奉先雜儀求仁錄進學八規大學章
句補遺續或問中庸九經衍義○乙巳先生敬周旋陰救
士類故不能直言一臣救而迫於權奸作推官構訊善類郭珣被
刑仰見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月汀漫筆曰白四宰

仁傑每語忠順當事曰晦齋其時只合不參其對一死而已決不參於其對也○石潭日記曰李文元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善著述耳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不能任行道之責乙巳之亂不能直言抗節乃至累作推官參錄僞勳雖竟得罪賴亦疵矣烏可以道學推之哉然其賢亦不可多得斯人之不容豈不惜哉又曰權李二公平生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或以爲李優於權吾不信也○柳西崖集曰世人徒見權忠定論救被罪之人而晦齋不言似欠忠直然先生之啓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其言痛切又忠定之疏所不及也夫諫於君有不敢盡以存隨時之義亦理勢之不得已也晦

齋雖不明言鳳城之冤以綫郡戚里孝勞竟舉極言之無非
為鳳城地也李叔獻議晦齋有不滿之意春秋為賢者諱皆言
先賢以當丁非可憂耶青野漫輯曰使晦齋當日極言誠如權白
而老反有言而無益則獨不能奉身而退乎身為大臣見而王子
三大臣及一時忠賢駢首就戮而莫之救又不能退竟參僞勳
然而曰不敢盡言以存隨時之義乎西崖不北之憂東谷之
不滿為世道憂北西崖之所以為西崖也○正緖並予以孝
應仁為後亭室子金仁矣
權應昌 字景遇官參判丁未被謫弟應挺字士遇官
三品丁未亦被竄應芳應仁字士元號松溪文章名世冠

山居律曰結屋依青嶂携瓶戯碧溪逕回添竹細蘿爲見山低枕石巾粘蘚栽花屐印泥紫掌夢不到閑味在幽棲

金鸞祥 字季應俔之子官大司諫乙巳以正言罷丁未安置南海丁卯以學問可備經筵三公啓敍官○盧蘇齋輓詩曰珍島適南海丹陽近始安風霜十載外雨露兩朝間白髮驚春晩青雲保歲寒東風丈夫淚一灑在桐山

閔起文 字淑道號栎庵官監司公弱冠中司馬時有陳宇與公齊名金安老聞公一隊有名欲令出其門下遣其子請交公不肯宇嘗甘言安老惡安老嫉其正黨遂置宇極典公配洪山安老誅

放還庚子登科爲持平壁書之禍付處辛亥放還乙丑起爲大司
成會吳健奉使越疆被劾疑公主其論吳健者爲之久擯散地而
卒
柳希春 字仁仲號眉巖金慕齋門人 中宗科吏參諡文
節○妻崔氏與林百齡再從之巳一會數日前林簡招公言密
旨曰順之等纂逆之謀粉君獨不爲老親計乎公變色不交
一辭而還公之寓與金光準卜居常此金密語曰宮中驚起不可
不奉承其意公感氣青之群憾含勢公安置濟州以公居海
南鄉近移配鍾城眉巖其所名也盧蘇齋寄詩曰海南八十編親
在塞北三千獨子行縱有丹青不能盡賴敎吾說此間情居鍾

城十九年夫人能文章獨行從之詩曰行〻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識小錄曰金河西未第時在伴中病癘人不敢顧見眉庵爲館官惜小人吳遁其寓晝夜救視得更甦及眉巖竄鍾城有一子騃甚河西將贅之一家以爲不可不聽而諧其婚人兩多之○宣廟元年命釋乙巳謫人以及盧相守愼皆擢用○上濳邸時學於公 上曰予之進學資於希春者多矣 宣廟朝開筵眉岩以副學入侍講詩碩鼠篇 上曰鼠乃賤物何故六甲首尉曰鼠前足四爪後足五爪陰陽相半故取夜半陰盡陽生之義以子爲十二時之首矣 上深異之

宋希奎字天章號鄉溪翁又冶老兒時受業於都佐郞衡朝
往夕返值昏忽有松林中一老嫗呼公名狀若戱謔迫而視之面
大滿於籬直怪鬼也公奮身直前欲毆之其形漸縮顧見惟面
籬上而已自少強勇類此凡歷五邑吏民莫敢欺其牧商山時
金光準往其境羅織無辜搆及煮豆公明卞曲直以此見忤
丁未之變竟中含射初乙巳金光準閔齊仁啗之以利怵之以
威許磁則曰内旨如此庸可勉從公始終一心不肯循入丁未之
變竄高山五載放還優游田里六七年而卒孝旌星州祠
李湛字重久號靜存齋柳西峯䄨門人天文籌數射御書
畫靡不致意以持平駁李芑相乙巳削官丁未壁書變被

亂 明宗末年權奸旣黜丁卯復爲應教至副學卒
丁熿、號游軒世明子性至孝乙巳爲舍人以皷扇浮薦與蘇
齋連名題配昆陽戊申移巨濟在謫十三年卒著負暄錄壯
行通考各十卷○兄熿字晦甫官都事居憂毁卒
鄭磁 字敬古松江弟也受業於金慕齋有妹二一則 仁
宗淑儀一則瑠妻也瑠之迸也滋受刑流光陽丁未移慶源路經
東郊毋夫人往訣辭親膚小衣衣之曰征役服毋衣而往則速還
相抱痛哭在謫憤懣而死父惟恍亦杖流臺啓出淑儀
宋純仁 字遂禮號企村官參贊庚戌以締結具壽聃皷生異議
臺啓被謫及李芑罷相復叙官世稱新平先生栽松竹等亭扁

名曰俛仰羣豹一班曰先君子次亭上韻氣量江河波泉川高

懷應在古人前忠輸魏闕形容老夢繞菟裘歲月遷松竹一

亭饒勝槩湖山百里延風烟此間合着儒仙往勝事他年入畫傳

○乙巳以後寃罪伸雪事實

明宗末年丁卯郡守鄭復始䟽請雪乙巳黨人之罪 上怒甚人

心尤惧以復始爲不知時務 宣廟元年因冬雷還給宋麟壽

等職盡宥愼柳希春金鸞祥等復官收用金明胤削

奪庚午兵參白仁傑䟽請雪乙巳己酉寃領相李浚慶曰

乙巳事不可輕議於是衆情憤惋浚慶見物議難抑乃

率東西壁請雪丁未己酉之寃削李芑鄭彦慤官稱

未擧乙巳 明日三司請雪乙巳冤始削鄭順朋林百齡官猶未
擧僞勳明日三公率百官庭請削僞勳乃命伸雪柳灌柳
仁淑追名百司叫閤凡七朔竟不得削勳○石潭日記曰竟不
蒙允其故有四大臣含糊不以言以啓 主上難於擇改先朝事一
也大臣以尹任事不可論似若以任爲實謀反者 主上不能無
疑二也當初陳啓不直請削勳辭旨回互 主上知大臣迫於
下情而非其本心三也原從之錄太半是内人族根訴于
慈殿反以公論爲負 先王 主上難於擅斷四也○丁丑六月
恭懿大妃不豫請于 上欲還給柳灌仁淑尹任桂林瑠職牒 上
重之問于大臣權轍等大臣依違不盡言 上只命給柳灌仁淑

職牒於是三司交章請削偽勳不允玉堂劉畧曰尹任麁鄙無狀濫
侍宮禁誅之姑不足惜而叛逆之事實無形迹況柳灌之盡心国事
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豈有毫末疑哉鳳城之死出於以亂之誤口
壁書之禍生於彥慝之毒手忠州之獄始於同氣之鬩墻成於元
凶之鍛鍊此所以告變者接踵善人無子遺矣 明宗大王小無失德
而臨御二十年天心未豫災異荐臻豈非大冤未雪以至此極 明宗
末年天啓 聖衷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乃鋤遠指奪志
未就云云粟谷所製也○恭懿疾甚時廷臣請削勳百官庭
請亦久未允 大妃憫此心熱益重蓋乙巳奸黨曾誣 大妃
陰主尹任瑶謀逆故 大妃冤痛故也世傳初 文定侵辱

恭懿無一所不至日徵好饌互興握地理之 恭懿至於斷髮
市物憂惱苦境不言可想云○遂讎篇曰榮靖国妃恭懿
后也宮女之被誣者六人即日驅出內庭撻背而殺之其意蓋欲
言及國妃則將以不測之禍加於 國妃也六人到此無一言錯
乱盡德之下及婢隷鳴呼至矣○石潭日記曰 恭懿大漸時
宮人多原從族黨惡 大妃欲削勳每於 上前白 大妃疾不至
劇一日 上進見曰削勳先朝重事不敢擅改不能從外朝之請
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為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階 大妃發聲痛哭 上聞之取席坐於階下仰首
良久謂老宮人曰吾在家食祿延以安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

處之事也幾殞淚居數日 大妃疾革歎曰吾地下不能免罪
名也言已手足冷宮人走報 上進見則疾不可為 中宮亦至相
對涕泣 上向大妃曰當削勳矣 大妃色喜而目隨瞑 上請
開目則 大妃不能視 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曰上恩罔極不知
所報 上命削僞勳復尹任瑠官自古勳籍之虛僞未有如
乙巳者也 恭懿坐受誣二十餘年豈一日忘於心哉及其
疾病猶留廷議甚盛自 上不能快從疾已不可救然後
始惻然承順而翌日薨逝哀哉○傳旨曰尹任顧見大臣
柳灌推擢名卿柳仁淑盡心王室順朋之徒左右其奸謀
危社稷之謀震驚宮掖之變可勝痛哉今茲伸雪欲為

先王明其初不與知之事也爲 文定以其見欺奸凶之狀
爲 恭懿洗其辱被曖昧之辱也並滌其逆黨之名還其
籍沒之財云云成大谷詩曰事往嗟何及懷賢淚滿衣波
乾龍爛死松倒鶴驚飛地下忘恩怨人間說是非仰瞻黃
道日誰得掩光輝乙巳被罪家門皆痛哭○趙重峰疏
云李彥迪之下奸兇忠權撥之臨危盡言白仁傑安命
世之危言直筆可以砥柱頹波成守琛知有己卯之難而隱
於城市成運身遭鶺原之痛藏於報恩李滉心傷同氣之
被禍退居禮安林億齡駭見百齡之戕賢棲遲外服徐敬
德之遁于花潭金麟厚之絶意名宦曹植李恒之幽棲

海隅鄭之雲之逆名麵孽者莫非己卯乙巳之禍有以激之
也伐惕元親覩宋儛壽之慌禍則婆娑未班訣諧終保李之
藍目見安命世之起市則周遊海島佯狂逃世是皆廊廟
大材濟世高手鴻飛脫弋枯落岩穴自餘流不還則戮血
流生靈禍纏宗社至於元衡芑而極矣云云象村稿曰乙
巳之禍至 明廟末年始鮮 穆陵即位之十一年丁丑湔偽
勲亦可以慰 仁廟在天之靈矣乙巳遺人白公仁傑盧公
守慎李公滉閔公起文金公鸞祥柳公希春若子會
位於朝或公或卿或館閣方伯蔚為世用 穆陵初年之始
為我朝之冠矣

朝野輯要卷之十一

明宗大王下

辛亥命復位兩宗設禪科時 慈殿方崇佛事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雨大張佛法以靖陵報恩寺為禪宗以光陵奉先寺為教宗自明年壬子始為禪科初試而會試講經製述賜牌倣文科八道寺刹一時鼎新三司爭之大臣率百官庭論皆不允尹元衡終不一叅庭論蓋不欲逆 慈旨也館儒請誅普雨屢疏不允空館出去 上回遣承旨指諭儒生無就者如此幾月餘北道御史王希傑狀啓普雨與逆瑠奴為僧者同居安邊黃龍寺草菴瑠亡命来到使之穴

處聞大索之聲兩俱禍及移避釋王寺瑠奴持小紙授兩兩見畢謂曰近無
吉日汝可退去居數日設聖齋于溪谷云云　傳曰此欲害兩者造言也吏
判宋世珩極諫兩權重驕悍擧國奔趍恐有不測之禍不允領相沈連源
左相尚震阿媚無一言爭又從以慫慂之辭遂復禪科

沈連源　字孟容號保庵直學順門子金慕齋門人中宗科領相
諡忠惠○公痛父非命未嘗過東門不與人戲謔資業於慕齋才
識大進嘗　儐相鮮華語不假古人語皆條暢行人歎服○公子
靑陵府院君鋼卽　仁順王后考也　仁順一日謂靑陵曰吾
家祖先祖主有遠遷者乎夢老人曰我是沈祖願勿埋云其極奉
先云　沈龍乃靑城伯之父代盡當祧卽奉還以來○癸亥景福

宮大命公繕葺初沈德符總成之公又重新人皆異之○元衡必欲公忝勳

公畏禍不敢辭還家與妻對泣○公以盛滿爲戒名其諸孫以謙字至今煊

赫外孫李厚源亦名目○弟達源字希容號曉窓 中宗科擢拔英試忝

判早丁家禍母夫人授小學等書弱冠登上庠二十嬰疾作廢人近十年自以

受氣不厚務養真元動息節宣自以感晼不樂仕官杜門謝客

寓興花卉尤愛老松扁堂友松白髮蒼顏若山野癯子喜壽議政

主文○弟通源 中宗朝科領相在少時累擧不中金安老當國

時對策以安老爲忠遂擢魁及 明廟即位以姻戚驟階貪黷無

厭子瑶及鐸以財賄爲事與李樑聲勢相依樑敗公論欲發

畏其盤據大諫朴淳劾元衡而通源猶居政府志頗蔑之及削職

孜歸百姓歌舞於道石潭日記曰沈銓通源之子也貪鄙無倫出牧大州網利爲事語人曰我有男女十人不貪何以資生安自裕曰銓真士也不諱其貪聞者齒冷

尚震　字起夫號沍虛又號松峴又嚮日堂　中宗科領相謚成安○麗朝以濟民數擾賜姓猷畜以辱之公之先得家後改尚公曾祖英孚居林川家富與民聚散末年焚其券曰吾庶有後公父甫老無子禱于聖住山明年生公公早失怙恃鞠於妹夫夏山君成夢井家年過成童尚未志學被譏於儕流發憤業學五月已達文義聞聽松兄弟有學行以全紙大書以簡曰聞公之名竊有願交之心遂與連榻○公未嘗言人過有人言某也一足短公曰君何言人短也宜曰一足長世皆爲名言吳貳相謙少

時有詩曰羲皇樂俗今如掃只在春風酒杯間公覽之曰吾常以吳生
爲有德何其言之薄也當改如掃爲猶在只在爲看取四字之間氣像有
異宜其下一頭也○文定大妃嘗諭曰 先王稱卿可大用書名障
屛誌之今用卿實 先王意也○侯鯖瑣語曰尚安成爲相十年當
元衡用事時不能行其志每一念至或中夜布席於中堂仰面獨臥歎
咤良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爲中間矣○公爲司僕提調設箭串牧塲
木柵石等○自撰墓表曰起自布衣三至領相晩學琴嘗彈感君恩
一曲年七十病卒于家○公居家未嘗言器用陋惡家人欲試之
寘陋席於寢座終不言易以新凡虫獸可爲庭翫者放之曰欲啄
自如物我同情滋味可供者則必求生道曰豈忍對生而思食乎或

有偷盜必憐之曰迫於飢寒耳還給其贓曰汝若飢寒須來告我
慎無復然每謂子孫曰科製代借固不足論至於逢宿搆可改則改不
得則雖曳白賢於隱默欺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卜者洪繼寬卜公
禍福不差橐世年月亦皆言之公以所經事無不合至其年爲身
後具以待之過一年無恙洪大異之訪公曰古有陰德延壽公必有
是也公曰爲修撰時路有紅袱乃純金杯一雙也掛榜闕門以待一人來謂
曰吾爲 大殿水剌別監子値有婚禮竊借御座金杯而用之現
露則必伏法公之所得無乃是乎即出而給之洪曰公之延壽以此矣後
十五年卒○相業亞於黃許云湖堂月課以悼老德大臣出題而
○盧蘇齋守愼曰尚震寬重懦情於國無損益時論不與之其臟階或

疑内附云
是年寵庶孼鄭鍗鏛共宋杞連誣告安處謙賞職後以武
斷鄉曲憲府囚禁鏛曰國有大事欲上達命問之乃曰持平韓智源與安
處謙子璟交厚欲陷以報仇頃者尹任交結名流以辛巳入爲非罪欲收
用而見敗今欲罪臣亦如乙巳之名流也政院啓以誣稱大事動搖臺
諫推鞫全家徙慶源
癸丑景福宮火思政殿以内皆延燒　大王大妃王大妃誥命亦被燒
甲寅繕修告成〇是年　文定大妃還政于　上乙卯倭賊六十
餘艘來寇陷於蘭兵使元績敗死監司金澍与全尹李潤慶守
靈岩朝廷以李浚慶爲都元帥沈守慶金貴榮爲從事進駐

光州賊圍靈岩浚慶書勸潤慶出城潤慶勅毋納吾来使射之
遂不復来潤慶先伏弩設蒺鐵使才人彩服踊躍呈才賊張翼
追之或死於弩或傷於鐵不敢深入列隊而出争觀優戱南致勤等
爲兩翼掩殲之自後不敢復犯侯鯖瑣語伯乙卯倭變昇平日久
諸將多失律有詩題在南州驛壁曰長興民若喪考妣知是韓
蘊公政術仁不殺歆食光牧 李希孝 肉却走當裂水使 金贇身超賁
李潤慶 尹真丈夫還職邊 協倅乃作任監司 金尉奈何昧圖策防禦
胡爲嗜殺人元帥 李浚慶 鎔城空退坐節度 崔璘 中路故逡巡有功 梁達
泗歸何處無意 柳 忠貞任江津棄城 洪彦城宜先斬空鎮 珎島 崔璘深
唯均食祿當時俱尸位臨危此日各見真 李德堅乞降何須責兵使 元績

輕操不足嗔橫行倭賊誰能禦邑里焚燒困生民賞罰不明公道滅怡悵君
羞雪無因此未知何人所作而抑亦詩史也翌年丙辰倭賊之犯中原者漂泊于
全羅道漢人華重慶等三十八人為倭所擒者被獲於邊將附冬至使沈通
源奏聞○慶尚道私賤女允德懷孕四朔產遍身有羽如鶴雛
是年設備邊司一名籌司　祖宗朝故事軍國大事悉委議政府每三公合坐
則六曹各執所務來會朝房取相位裁決至　至祖朝始罷六曹決事之法自是
政府權輕至是創備邊司摠領軍國務自　宣祖朝三公坐衙不于政府必於備
局而政府望闕禮處長恭謁受誓戒方物封裹外便作公廨矣○我朝　文
廟以上政府之權極其隆重當政府決事之時左右舍人及檢詳吏郎司
錄二人用玉堂窠下新及第一人為錄事各掌六房終日役役故

設妓樂以娛之及罷決事之後此風猶存大臣坐正廳則舍人所在詞
吹臾天甚至牌招吏郎錢穀者罰飲徵債又捉市富人徵督爲伶
妓纏頭之費○中古以後大臣不坐政府久矣三公無論政之所於是別設
備局以宰臣爲堂上武班識字者爲郎廳以爲酬應遑務之地其法似
宋樞密院而朝政並歸備局貿戍茶貿爲養病之坊舍人撫詳爲妓樂
之司其爲弊譯甚矣○慵齋叢話曰今禮曹是古之三軍府鄭道傳
專掌軍國大事見議政府所搆之制乃曰政府軍府一體遂依其制
搆之故屹然東西相對其後革三軍府置中樞院仍寓於禮曹之南廊
矣○識小錄曰司諫院古號承政院有左右司諫堂上則加大夫二字獻納
二員正言二員掌六房凡公事之啼必歸諫院有未使者駁還之即將

諸中朝六科之規也未幾別爲諫官與司憲府對峙衙門而古之封駁之
事遂不舉行
丙辰從長儒生安舜瑞應旨上疏論柳灌等之冤 母后臨朝執拗規
之心五六大臣舜出繞言宋麟壽林亨秀皆無罪見殺云云拿鞫以亂言
書斬
辛酉 上落點儒生殿講沈鏻金鍵洪聖民許思欽李龜禧等五人入格又製述
聖民爲魁鏻鍵入格命賜第其論不可盖鏻鍵皆椒親落點試取無以解人
言也 上不允及唱榜 上親臨是晚大雨雷震大轟 上即令罷榜 先是 仁
順王后嘗爲省親幸本第是日適有風災任權啟於經席極言窮巷非国
母降臨之地咸里希恩災異昭昭天意可知其一家亦有識之人幸其

恩澤不爲止之極爲非矣指其祖連源也時沈相亦因入侍悚慄愀息
任稚字士經號靜容由譙子樞弟也官判書謚貞憲○公兄弟五人皆富
才業而公兄樞實白眉之秀也蓋望之者目爲雙珠公久居大官家無贏
財扁堂曰靜容○樞字士向官左尹赴京遂卒金安老曰早逝得好沈彥光
悔其由己因極乃曰咋指無及樞弟虎任判書輔國崇議○靜容嘗啓
于 中廟曰安老立朝小人惡黨 殿下亦何黨也 中廟曰予不得辭其責
也時吏判張順孫擬公兄官或責之張怒啓曰任稚好請議不可居於言
其官也
壬戌遣南致勤捕黃海道強盜林巨正斬之巨正楊州盜牛漢也狡黠驍
勇與其徒數十皆矯捷焚燒居民亂搶牛馬有抗之者剮裂殘酷自

圻甸海西吏民與之密結欲捕則先漏以此橫行無忌朝廷遣宣傳官調察

之賊倒着麻鞋使見者出則謂之入〻則謂之出以亂其跡長湍豐川等

官領兵往捕賊矢如雨不能支潰而歸朴應方爲鳳山倅慮事爲緖賊

悍之使其黨扮作金吾郞樣秉傳憑詣郡呼郡守出就命〻應已知之潛

發衆賊知而逃後以武臣尹之淑代之尹到臨津乘船有六七商人載物驅

衛尹甚款語之其人等閒其異皆方天刀釰也尹始知爲賊策馬僅免

宗室端川令善吹笛行到書石詞被拘賊問曰善吹笛端川令乎試令

吹之時月色正好賊環坐聽之笛是鶴脛骨出自袖中奏之羽調賊鼓

踴飛動條作界面調皆嘘唏自歎息有泣下者巨正觀諸賊動靜意止

之曰宗室當無可用使還仍解所佩刀給之曰路如有梗以此示之翌日

到長湍果有數騎犯之觀其刀皆散朝廷以南致勤為討捕使出鎮于
載寧賊入九月山賊之謀主徐霖知終不可免遂來降使霖往誘之諸賊
既來盡斬之巨正越墊而逃致勤盡發民丁作人城搜探巨正投入一村拗
其家主老嫗曰汝不急呼而出當殺之嫗遂呼賊而走出門巨正帶方矢為
軍人狀逐其嫗曰賊已出矣諸軍不知其為賊匙一時齊呼賊走喧聒之
中巨正已扶下一軍士奪騎馳入衆中徐霖遥呼曰賊也亂箭射之賊
發三年數道之兵僅捕一賊而良民死者無數云
時江沿壘堡以都司意移文義州許民耕種花場八谷但不許陷坪等
處我國移咨立碑使之區別先是庚戌漢人來陷坪耕種前任都司
因押解官李應星々文令江沿壘堡指揮燒其房室治盜耕之罪

癸丑遼東人冒耕薪島我國移咨都司不許在島庚申九建城民等來
設陷坪造家耕種都司因我國移咨治盜耕之人至是年立碑定限
是年還靖陵以妖僧普雨言詳見中宗朝
癸亥尹大恒劾李樑竄之并竄李戡高孟英等削鄭士龍愼思獻
等時 上策士以進退賢邪出策題尹大恒逆知 上意沈義謙亦承
密旨乃劾竄之一時稱快之東閣雜記曰初元衡擅威福 明廟內畏之
欲植樑以敵元衡也李樑者國舅沈鋼之婦弟爲人愚而多氣儕流
嗤笑自小官驟升不數年擢正卿一時嗜利之輩皆靡然趍附而李戡
權信高孟英金白鈞李瑚等爲心腹金汝瀓鄭士龍元繼儉以宗品
之人阿諛之交親愼思獻納賄士龍買題得第因以論削科後丙樑

而復拜李之如奴尹百源惡其父元老爲元衡所殺亦附於樑〻爲吏判
悍士林請議嗾大憲李戡等欲禍士林請出奇大升尹斗壽根壽
李文馨許曄朴素立等人皆惴莫保朝夕沈鋼甚不平其子義
謙乃樑之甥也初出仕路交遊士類欲去樑時奇大恒亦樑之黨也
議於奇大恒大恒於鋼族戚也知鋼已通于 內殿得密旨乃率十官
僚劾之 上即竄樑等復奇大升等職以奇大恒爲大憲野史
曰大恒初爲樑黨至是時人指爲徐霖盖霖本以強盜林巨正之黨
自首免罪導官軍捕巨正故也

鄭士龍 字雲卿號湖陰光弼孫年十九登第判樞典文明
宗當下御題律賦於成均館試士八角律賦之體庚及高麗皆

有之榜額皆用命額次第其第一前必破題此法令大提學鄭士龍

定式行之○中宗甲申以奏聖使如京乞依舊例勿拘五日自行出入禮

部奏朝鮮素秉禮義與諸裔不同況吾一次禁例原為他夷設

朝鮮琉球二國不在此限　帝許之　芝峰類說曰龍與天使文章浩

汗蘇世讓爲遠接使朝廷謂蘇不能抵當以鄭士龍陞資憲爲其

代鄭笑曰朝廷以我為雨日傘也蓋平時委棄臨事乃用也○湖陰自

能於詩律不治經術每當進講攢首曰寧受十度唐虞不願一次

經筵

愼思獻　上潛邸受學戊午別試殿試時試官考畢以試卷上之思

獻之名不在焉特命次中以上盡入之盡賜第思獻始得參其榜

有老弱微公私賤并秦之語思獻年過六十老也柳祖詢門地不顯
微也尹根壽年二十二弱也姜文佑新良人賤也
是年 順懷世子卒 梧溪記聞曰 仁廟幼冲政在東閣權奸竊命
乙巳之獄非 仁廟之所知也 順懷薨
明廟哀痛既而歎曰我何哭為乙巳忠賢無罪駢戮予在君位不能
止也我家安得世有君王耶大哉 王言可以淚千載之臣庶矣○遂
睡篇曰 仁廟春秋既盛 文定始還政不得恣行威福如有所欲以
諺列錄使中官宣于外 上覽畢不行可否輒露形于色捲其
旨納于袖以此忤于 文定文定台 上入問某事何不奉行 上婉
辭陳便否 文定盛怒曰汝之為君皆吾兄(即元衡也)與吾之功也 汝今

反逆吾命耶有時歔打天顏不揚淚痕可掬〻野史 明庙末年乃
悟如此如此每含淚曰得謚爲名足矣
己丑四月七日 文定大妃昇遐〻六月命流妖僧普雨于濟州初普雨遂
爲詩張大設無遮會於揚州檜巖寺所供國力幾竭時四月七日初
八月乃僧家覚拨屈時以是日行事 文定遣以七日薨僧俗驚散
初以粉米殺于斛作飯色赤如血人甚怪之事竟未成普雨誑惑衆
生居處僭擬至是甚重諫太學生爰章請誅命出于外而毋令入京山
乃竊騎舖馬而走被捉于麟蹄驛命于濟州而長彭友曰僧時之
罪俗則當無云〻牧使邊協因事杖殺之士林快之〻七月文定葬于
泰陵筮峰類說曰甲子南師古謂人曰明年當封泰陵聞者不解翌

年 文定葬泰陵○文定葬卒哭自上及百官皆着黑笠識者恨
其從吉之速○蓋 祖宗舊制卒哭後視事時權着白衣烏帽凡于
喪事着衰 戊辰朝議者以爲旣着烏帽笠亦當黑遂於卒哭後
着黑帽中廟庚辰柳灌建議定白笠之制 文定初喪尹元衡曰白笠
乃柳灌所建議不可遵用朝臣知其非莫敢發言○八月削尹元衡
官放歸田舍尋死初大諫朴淳請大憲李鐸曰吾欲正元衡罪公
須贊成鐸曰公欲赤老夫族耶淳徐譬之鐸許之劾月餘允之 罷
禮判尹春年職春年元衡族弟也附元衡劾元老以此蔑身得謗之
徒多從之春年妄以師道自處所論皆佛老緒餘嘗見普雨謂人曰
雨因禪學悟心其誕妄類此但居官稍廉故只罷敗飲冷而死

是年疏釋乙巳以後謫人盧守愼金鸞祥柳希春韓澍李震尹
剛元並量移柳堪李元祿並放白仁傑李湛閔起文黃博宋
希奎尹忠元給牒
先是庚戌頒內藏書籍于豐基白雲書院賜額褒美又命允
各道有書院處咸加勸獎嘉靖間周斯文世鵬守豐基郡〻
有白雲洞安裕舊基刱書院為修莊之所仍立祠宇以祀之聞于
朝賜號紹修書院之作昉於宋盛於元至於我東則闕焉自是相
繼建立或以儒先所居或以往來之地並立祠宇祀之
周世鵬字景遊號愼齋 中廟科戶叅有武陵遺稿順興
柒原院 子怡号二樂堂

是時承旨慶渾年衰 上以銀臺不用老殘人為題令儒臣
製進盖指渾也柳承旨承善詩結句曰只憐筋力隨年減不
喜鶯肩厭旧人 上喜而賞之特陞渾嘉善
先是贈處士徐敬德職居遺逸成守琛曺植成悌元趙昱李
希顏趙叙六品職皆不就是時丙寅召經明行修之士泰仁李恒
報恩成運山陰林薰尚州金範京居韓脩南彥經其不赴者
遣醫藥敦諭至者延見諮訪除六品職
徐敬德字可久自號復齋學者稱花潭 母夢入夫子廟生公幼
時受學于隣儒至朞三百篇踰丈問其故曰不可知非但吾不知
世人鮮解人多不讀公精思十五日通之卜築花潭專以窮格

為事多主橫渠之說徵與程朱不同退溪以為非儒者正脉云隣
鄉化其德有爭辨則不之官而來咨決焉　中廟乙卯登賢良
薦不赴科辛卯以母命得司馬而改拜叅奉不就嘗有詩曰
讀書當日志經綸歲暮還甘顏氏貧富貴有爭難下手林泉
無禁可安身采山釣水堪充腹咏月吟風足暢神學到不疑
真快活免教虛作百年人○澤堂雜著曰花潭理數之學追
蹤康節然退溪獨不之取者為其近於異學也世傳有異術
蟬蛻不亡此說雖誕然平日議論有近似於方士之所
藉口也朴司贍民獻朴思菴淳許草堂曄閔習靜
純李仲虎風后金惕庵謹恭鍾城令皆其門人表著者

○草堂許曄嘗以七月就先生家則云往花潭已六日即往
潭潦漲僅涉而至先生方鼓琴高咏草堂請炊夕飯先生曰
吾亦不食可並炊之僕入厨中苔滿鼎中怪問其故先生曰阻水
六日吾久廢食也其容了無飢色一日游潭觀魚翦紙寸許
書數字投水中一隻魚長三寸許躍出擲在石上先生拾而笑之還
投曰古人之言不誣也先生嘗崇德伊來遊山十年乃敢曰嘗遇異
人得異術請試之遂持一盈水置前投竿於其中釣出尺半金色
鮒先生笑曰技止此耶吾亦試小術又投竿釣出一黃龍曰吾於此
技非不知但不為耳○花潭幼時父母使採蔬田間每日遲歸蔬
亦不盈筐父母怪而問其故曰採蔬時有鳥飛飛今日去地一寸明

日去地二寸又明日去地三寸漸次向上而飛竊思其理而不得是
以遲歸焉蓋其島俗名從從島春時地氣上升隨其氣高下而
飛花潭窮理之功竒矣○花潭列書天地日月等字掛壁逐
字理會○金安老當国忌花潭名重欲害之見其詩窓懸
迎風足庭空得月多之句曰不過自修之士收心遂止○松都
名妓真伊才藝獨步欲試其操挾大學請學先生欣然
教之真伊乘夜昵狎如魔登之累日先生終不動心真伊
嗟歎而歸每言知足老禪三十年面壁亦為我所壞惟花潭終
不乱真聖人也○有一僧自智異山来謁曰願與先生試却睡
魔遂相對不合眼匍五日僧便困倒三日乃始舉頭先生又過

數十日不睡倘大服乃結廬近山種菜果計日而供三年後乃去
先生嘗登智異山絶頂而倚松踞有頃一丈夫立半空揖曰吾知君
之來先生曰吾亦知君之訪我也其人曰鍊氣灝神上可以白日昇天中
可以揮斥八極下可以靜坐千春君能從我遊乎先生曰黃白之術
儒者所不道余不願也其人笑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吾亦知君之高
也是日從者皆不見而獨先生與之酬酢也而已擧一手而電滅其人
身着羽衣臂毛尺餘年可三十云先生嘗曰天下有三道儒最上佛
次之仙又次之又曰吾能化月息度一日不啻如一年又曰吾年數當
與張橫渠同及卒年五十八矣○石潭日記曰 明廟初贈佐郎
至 宣廟朝請加贈詩疇朴淳其門人故主論甚力 上曰所

著書多論氣數無奈數學耶李珥曰其學出於橫渠多有
自得之妙 上許贈議政謚文康許曄每尊敬徳爲可繼
箕子之統及聞珥論欲使學出於橫渠責珥曰花潭學
兼邵程張朱則可矣君讀書十餘年可論花潭地位珥曰
恐讀書愈多而愈與公見背馳也先是曄謂李滉曰花
潭可比橫渠滉曰花潭所著何書可比正蒙東西銘曄無
語至是以爲兼邵程張朱可謂言矣○花潭所著太虛說
原理氣死生鬼神論行于今世
時有田禹治以左術惑衆於于野談曰禹治嘗往中企齋光
漢家宋麟壽亦至企齋曰何不作一戲而已主家進澆飯禹治

方食向庭噀之皆化作白蝶片〻而飛又嘗徃友家座中曰君能取
天桃否禹治即取細繩數百把向空擲之高入雲霄裊〻而垂令
童子緣繩而上曰繩盡處有碧桃可摘下座中但見童子漸〻没
入雲中移時碧桃和葉和蔕亂落庭中竟取喫之甘液淋漓俄
而赤血自空點〻而下禹治驚曰此必守桃者告上帝殺此兒俄而
臂脚身頭相継墜地坐客愕然失色禹治徐歩下去拾四體
若有連續之状有頃童子倏然起座客大笑後以左道惑人逮
繫信川死於獄中太守使之埋之及親戚移葬啓棺只空棺矣

五山說林曰先君言一日禹治来借杜工部詩一帙先君不知
其死而借之後聞之死已久矣

成守琛 字仲玉号聽松思庵公世純子也静庵門人 先生生而異凡儼若成人天性至孝族黨稱其孝兒年二十二丁思庵憂思庵之終也先生中夜禱天請以身代其進退器必自執血濃手掌淋漓母夫人問其不食蒸豆而與之以其手拾食之不為不潔及終晝夜抱棺而哭守墓坡山三年啜粥密有過廬投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繼家君啜粥誠猶日焚哭微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無曠一法朱文制當今始此聞與弟守琛遊於靜庵門識窩以英達許其弟至於純厚和粹咸推先生自號坡山清隱改以牛溪閒居好看淵明詩有曠世相感之意庭有一古杏一日尚公震權公撥同訪顧杏不見怪問之答曰

天寒所爲薪尚公笑曰主人之貧禍及庭樹○中廟辛丑薦遺逸慕齋欲薦先生問于洪奉世洪曰成某年五十嘗不求聞達徵辟之下難於去就相公亦被近召之請不可也資高學成守死吾道此人當之慕齋曰止此而已乎其見重如此先生是太學欲疏孝行于朝尚公震居上庠止之曰將期大成不可使一善早聞於世也　明宗壬子拜主簿入城之日改寧禮山謝恩而不之官庚申復徵爲司紙公年六十八首相尚震抵簡使來謝先生答曰昔文立之不薦程瓊知其謙退無復當世之意也今公非知我者歟竟不起家在白岳山下黃昏獨坐忽有一物紺衣散髮瘦目如環獰負大綱鼻昇先生曰人鬼有路其速去倏然不

知所之等室松林中扁以聽松聘家舊業在坡山牛溪下卜
居扁曰竹雨以為終老計○嘗自贊曰其容枯槁其貌亦自
古行年四十猶一布衣初心不撤終始無違宅邊有桑不養蠶曰
絲葉成陰清風徐來如此足矣岩縫手植雙松歲久蟠屋日月
撫玩郭伯瑜訪而不遇題一句曰慇懃好在兩株松歲晚風霜不
改容此先生勁節云○臨卒子渾請益先生曰吾言在平日至
此復何言悠然而逝遠近歎曰山林空矣家無儲將葬帶田而
葬諫院啓賜槨一部且命京圻優賜葬米役軍誠罕典也
○聽松外舅只有庶子遺命以先生次子奉祀先生曰外舅有先
考非外孫所宜奉祀請于妻母金氏取同宗人為後金氏不從

又勸以庶子奉祀○公筆法奇古老蒼妙若化工可想風標之出
塵有人請書其先祖墓碣其文乃李季甸所撰也先生曰子知
李季甸所爲乎曰不知也曰南秋江許詡傳載此人之事遂不復
言其人悟其意不敢復請○農岩雜識曰聽松雖隱居高蹈絶
無矯激意亦不虛曠病在同時諸賢中最近中正此一傳而至
牛溪歟○先生弟守琮字叔玉學者稱爲節孝先生孝友天至
靜庵每論當世士以公爲首己卯秋別試靜庵貞愍與南袞知貢
舉靜庵見一時卷曰如此文非成某不能作公適以三中得參及
禍作後啓靜庵以文理不屬自削榜名而黜之公端居韜跡
絶意仕宦至丙寅公子耳上疏陳寃命賜紅牌令公之沒也耳纖

三歲矣○公友李涵洪奉世得慕齋文表其墓

曹植字健中號南溟贈大諫少業科擧一日訪成守琛於白岳峯下見其謝絕世故心樂之遂歸鄕居智異山下危坐一室遇睡則按劒不寐有壁立氣像嘗自佩金鈴子號醒〻子時振以喚睡曰學者無着睡思索之工於夜尤傳云其名亭曰山海堂曰鷄伏舍曰雷龍入頭流山架八九椽扁曰天山齋嘗書曰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粮以示必死無還心如此廝殺可言吾心有汗馬之功今之學者高談性理無實於其心如遊通衢大市見珍寶奇玩空談高價不如沽得一尾魚也○中廟朝累徵不就〻亦即還 明宗壬子與成守琛應薦上疏曰 慈殿淵塞只是宮中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子也上以為辱及 慈殿乃震怒将罪之左相尚震使李
濟臣袖來宋史英宗記歐陽脩告慈聖太后陛下深宮之一婦人語以啓曰
専襲古人告君極言孤危之勢非慢語也竟不罪○宣廟己巳以典籤召
不就疏請献急二字以代献身使時十事臨終謂學徒曰後人以我為處
士可矣目以儒者非其實也妻請入訣不許而終無嗣以承重付弟桓只
有外孫金守願郭再祐○鯸鯖瑣語曰一齋與南冥其少日友也承召會
于一處南冥譏一齋曰恒之乃大偷賊也我則為汝大偷賊輩所引
者也方其命名一齋諸人也議者以為林下賢無如曺植請並召故
南冥之言盖善謔也石潭日記曰曺植遯世獨立真是一代之逸民也
第於學問無實見疏章亦經濟之策門人推重謂其道學君

子云誠過矣星官南師古曾語人曰今歲處士星無光不久植沒
可謂應時非常之士哉○澤堂雜著曰嶺南則退溪南溟門脈稍
異退溪門下西厓鶴峯栢潭最有名而仕宦不復學吳德溪最高
遊兩先生門早卒趙月川士心不附無弟子南冥門下寒岡東岡
爲最旅軒爲高弟嶺南之學於是矣南冥言論風采雖動人弊
亦不少遊其門者皆尚氣甚則爲仁弘不甚則爲崔永慶荀卿之
門出李斯有所自也○象村雜記曰南冥尚節義文章亦奇偉如
請看千石鍾非大叩無聲萬古天王峯天鳴猶不鳴不徒詩氣豪
壯亦自負不淺獨惜一傳而仁弘做得虛多刑殺壞了百年倫紀
爾然龜山之陸賈奈何乎哉○東岡金宇顒撰行錄曰三足

堂遺之粟先生不受而詩復之曰於光亦不受此人劉原道所以胡康侯至死貧不言又謂字顥述曰天下第一鐵門關是花柳關汝等能透此關否此關鎖鑰金石汝等平生所操到此想鎖鑰無餘矣○寄齋雜記曰曹彥亨爲端川倅姜渾鏡監曹與姜爲竹馬友曹嫉惡好善由詮郎至執義嘗見姜在廢朝所爲憤嫉之丁卯戊辰間在端川聞姜按節到郡遂治行具戒家人備濁醪一桶吏來言監司將近當祗迎曰稱病日暮以紺色直領曳分套宰一奴携桶直詣上房呼曰渾之何在姜覺起開門迎謂吾在此在此極有欣色曹曰天寒子可飲遂自取大杯飲之無肴曹亦自酌而飲曰子之前日

所爲狗彘不若僕欲貽詩絶之久矣故舊之情欲一見大貴而絶之今日相見明日我當去矣更飮一杯又連鑽三杯姜低首流涕而已明日曺遂棄官去即南冥大人也其義氣激揚之風盖有所自云

成悌元字子敬自号東洲笑仙大提學石磷後校理聃年孫養佺宋圭菴妹婿公年幾志學聞柳籍得寒暄之學挾大學請教潛心服膺至於醫卜地誌無不涉獵丁母憂三年不脫經帶推祖業若田家與寡妹身歸公州先塋饘粥不斷怡然不改地主高其義聞于朝擧遺逸六品職 明宗壬子與聽松南冥應薦除主簿傳俄拜報恩設施有方流亡四集壹投

緩老幼號泣圍繞還縣〻在俗巽山下暇日屛騎從攜嗽山下考
最命階叙徑還舊居○公爲報恩大谷贈詩曰拂衣長嘯出嵐塵
訪迹東洲作逸民宝玉埋山難掩彩神龍蟠澤未藏鱗芳名上
徹勛華耳羆爵超加鈞鑄身岐嶽千秋靈鳳去煌〻重見羽
毛新○嘗與一僧較不眠十五夜僧倒十三夜不覺沈眠公徹
十五夜眠食如常○東洲嘗遊山過西原主牧以一侍兒從之東
洲與之同遊積日時月同床而不犯東洲到山水清絕處即模画
又賦詩寫幅末出山之日至數十紙謂其妓曰吾不犯汝而人必以
汝爲吾所昵而不顧汝〻之生理只在此紙持而示人〻必恤汝矣
其妓名春節亂後成監察會清牧酒場命召之其妓年八十餘

涕泣曰不圖今日見東洲之孫也自言雖不肖東洲一聯何忍負之終身不改以其詩西帖示諸名流過此莫不學遺以資活亂中失其帖云○東洲嘗與土亭訪申翰林遵義亭小酌有一男子善謳未盡曲東洲遽還命止送其家座下怪問之東洲曰聲凄咽似有喪故也俄聞其人聞母訃○東洲在報恩時訪大谷南冥花潭土亭亦至連床數夜話李東皐聞之曰當時應有德星動於天矣○東洲大谷皆在湖西名並一世士大夫皆尚之退溪獨不取曰皆老莊爲祟仁弘以此攻退溪云南冥入俗離山訪東洲臨別期以明年八月十五日會伽倻山海印寺及期大雨連日南冥冒雨

及至寺門東洲已到方脫簑衣云

趙昱 字景陽号龍門又号葆真庵養心堂晟之序也年十餘從父泛漢江作詩曰青山面々立漢水悠々流峨洋山水間誰是知音者十九中 中宗丙子生廷從仲庵沈潛研究靜庵極稱之一日夢見朱子感而作兩絕以寓志神武禍作欲上疏卞理未上以門生繫獄以年最少脫禍作辭悼之曰雨雪交紛午陰霧凝平路險隘午山崚嶒下土茫々午不見日鳳鳥飄々兮爲可憑蓬藁棘林兮萬里思飛騰 與其兄晟等室朝宰人以比二程自趙金兩賢沒後泊然當世無之金後黨禁稍解與成守琛曺植以德行薦累拜齋郎爲親或就

及母下世遂卜居龍門山下號其洞曰遯村名其堂曰洗心有終老之
志○明宗壬子宰長水乙卯倭寇猝至主帥蒼黃唯以殺戮立威
公爭之帥感悟止殺賊退解印歸龍門舊居嘗過文憲書院諸
生請題名於尋院錄公題一絶曰客路棲遲久未還天教看盡山海西
不復姓字留書院贏得狂名滿世間
李恒星州人字恒之號一齋豪逸游俠有揮發鶩萬里之志角觝弓
馬冠一時聞有劇賊叛奴必往制之早業武舉年二十八九伯父判書
公呵警之矍然驚惕立謝其黨乃折節讀大學從朴松堂或誦
或思嘗於馬上執簡沈思犯辟路僕係馬而莫之覺其刻苦類
此嘗過隣家見壁揭朱子十訓慨然曰幾失此生乃發憤求道

丙寅薦授六品入陳道學致知事 中廟嘉納之以白衣特授林川六月而棄歸後以掌令樂正等職累召不起○宋圭庵曰一齋實踐何必減張横渠○羣豹一斑曰一齋講學士子多集先生詩云昔共山齋樂今逢水石隈潛龍卧幽窟飛鶴上雲臺混跡工夫大當官教化恢論談情不盡臨去更徘徊吾先子宋純次曰簪盍陪高躅相携步坐水隈秋山明錦繡古寺隱樓臺未見深源靜難將事業恢何當投紱云暮歲共徘徊○澤堂雜著曰湖南上道有一齋上道有高峯 高峯早世不及講學一齋弟子惟金千鎰以節著而學則無傳鄭汝立出於其後與李潑鄭介清和應爲一道無賴淵藪

咸運 字健叔號大谷又號鍾谷辛卯中生進特承巳卯斬伐之餘

儒服弊地先生作詩悼之遂被俗離山下為終身計 明廟朝與南

冥諸人同被召官司贍正辛八十生先生自以非宗嫡不立後取夫

人之兄金天富子可幾養而教之又哀仲氏為乙巳權奸所螫而一

女無依以可幾妻之托以後事可幾服先生以養喪至其子之身

兄遇字仲禮虞為叅奉丙午上啓以護柳灌忤百齡杖流賜

死公自是絕意於世 退溪每稱健叔清德之致令人起敬南冥健叔如

精金美玉 澤堂雜著曰大谷集虛大簣醉鄉記等皆方外語也

南冥大谷曠世高士方丈俗離為東国箕潁不幸鑄一仁弘汚衊

清風豈不為千古笑端乎象村雜著曰大谷詩如其仲潛閑雅如

春服稱身𨓏袖短古琴便手七絃長十年嘗西山中樂客到時聞口
遊香送南冥詩曰溟鴻獨向海南飛正值秋風落木時滿地稻粱
鷄鶩啄碧天雲外臥忘機
成允諧字和中號板谷又号梅谷大谷之侄隱居尚州圓通山植梅
花爲逍遙之所詩莫嫌梅花小花小風味長乍見林外影時聞月下
香 栗谷及鄭相芝衍李青蓮後白累薦之除齋郎 師傅泰仁皆
不就 尚州影堂
閔純 字杏村又習靜花潭門人嘗爲持平疏論國喪禮制 宣廟
行之此有功於世道處朋黨之世不入是非中退歸完名終當爲花
潭門人第一也

金謹恭 號惕菴花潭門人宋圭菴庶妹夫

朴枝華 字君實號守菴庶人也博學文章明經授徒與徐孫青皆花潭徒也亦頗悽世以朴爲仙去徐有前知之術而闡花潭風者大槩如斯朴琹偶爲北伯盧相守愼來別林白湖亦來贐詩盧相索見之以便面吹送之朴曰君實亦送別章盧相索見之一聯郵館學回清獻鶴塞垣霜落晏嬰裘盖朴以簠簋誚出補也盧相歎賞累稱君實君實白湖大沮 壬辰亂永年白雲山溪樹小紙書杜律曰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書望鄉臺衰疾江邊卧親朋日下迴白鷗元來宿何事有餘哀真西出守庵景像盖借而自輓也友人鄭宏得其詩淚入淵中公

跪坐潭心顔回如生人謂水解也

初 宣廟癸未有神降于甲山睢盱然鉅齒蓬髮公聞之曰後十年
東方大乱壬辰果有倭乱 公與北窓相交善古玉師事之

金範 字德容號后溪 中廟朝進壮從南冥遊與一齋同被
召官縣監 子弘敏弘徽

南彥紀 号考槃堂在代孫進士學行召不起

林薰 字仲成 号自怡堂又号枯植翁居安陰葛川洞又
号葛川官判決事以明經行修薦拜縣監與一齋大谷同被
召進修身之說 上嘉納之賜椒與酒弟芸參奉号瞻慕堂
兄弟居憂盡孝命旌兄弟閭 與盧玉溪書南冥及退溪

相友善

李至男　號永膺河西門人也嘗策極言權奸濁亂考官不敢取　母疾嘗糞呼天請自代母夫人夢自天曰汝兒至誠已許自代公侍藥嘔血不救　子基稷基卨亦孝行基稷哀毁卒妹處子亦毁死基卨號蓮峰朴守菴門人以孝直授縣監遇是亂雖不得閉門自責雖入廳中嘗輒行遇賊守殯號哭賊感之而去殯帷幕失火以身蔽火忽反風滅火及正後首擢掌令至承旨不就

○權春蘭　字彥晦號晦谷少從具栢潭學又就退溪請益著進學圖孔門言三録○嘗守永川俗好淫祀公令曰鬼能殺人吾亦殺妖遂絶○鄭寒岡治安東官舍有花名妓女者命剪去

之悔谷問其故曰悪其名也曰苟意有守雖西子南威尚不能移何畏假其名為寒崗服之○宣廟以玉堂屢召不起 上曰權不肯仕豈以吾為不足有為乎

徐起 字待可號孤青樵老自家衆技無不涉獵尤慕禪學二十餘始遇土亭盡棄其學而從之與土亭周遊四方登漢拏山還土亭令就學于復菴齋之門又從徐花潭學三年返于洪州鄉風節悪欲作呂氏鄉約作講信堂悪之潛火其室遂挈妻子入智異山孤雲洞結廬力田負山梨栗以充飲講學不輟遠方之人聞風負笈各作書室燹及隣寺公恐緇徒悉罹之居于鷄龍孤青峯下來者日益衆作朱子書院諄諄教誨○丁亥倭酋使遣來覘

重峰疏論且斥李山海之誤國 上怒焚其疏重峰退歸歷訪公公責曰今日欲爲陳東澹庵之疏乎輒面壁不語重峰乃自讀其疏讀未半公起立再拜曰使公此疏吾東免爲夷狄矣○尤庵集曰徐孤青是沈判書忠謙賜奴也沈公不但免放而呼之必稱處士一時諸公非奴之賢主之賢尤可尙云○判書後其夫人尙箠杖之翌日喝道者頻頻到門夫人怪而問曰無主人之家何爲有車馬聲耶婢曰客爲見起奴而來矣夫人招起問之對曰嘗納拜於士大夫宅矣聞小奴之受罪而來見矣夫人然則汝必識字須教兒輩可也乃命兒子受學於起〻輒俯伏教之兒或不遵教則起請判書祠前伏地而命他奴杖之兒孜〻爲學以至登科即南坡相

國也南坡顯達後欲爲放良起辭之○湖西人立孤青祠守庵銘其墓曰
噫待可生于東劬墳典賁厥躬一民名守幽宮江有月山有楓
李楠淸州人孤青弟子也又從土亭遊藏名遯世者也鄭之升避亂錦山
谷中不得食將死楠遺米數斗酒一榼戒子促行曰遲則無及矣其子
至則果闔門家飢不能起已數日卽解其酒灌之爲粥以食之得
全後楠不受謝遂伏閭其名至淸州求見楠不見也其子茂竹
居淸州淸川縣墨井里年幾八十云

鄭之升 字 號叢桂堂北窓先生姪也
丙寅命拿松京儒生旣而釋之初松京民俗好神道作祠于松嶽
名大王祠事之甚勤糜費不貲男女混處多有醜聲儒生輩發

憤焚祠毁像識者快之時 大妃使中官往止之儒生不聽 上拿
来欲治之廷臣館儒生上疏争之乃釋之 兩宗禅科普雨殺
後尚未罷至是兩司啓罷之 内需司用印頗有作威之弊兩司啓
去其印信 是年太白入東井鎮星入太微西垣太白晝見九十月東南
有星狀如長星廣三四尺長五六尺上廣下俠明年大喪
丁卯六月二十八日 上昇遐 王妃申乙丑之命迎河城君入承大統
上三年喪畢追慕益切猶不御華美之服恒有羸疾又當盛暑大
臣請勿躬行祔祭不從力而行之因勞劇疾革六月二十八日猝重醫
官聞于藥院提調沈通源曰欲用野乾而不可擅沈問于領相李
浚慶浚慶曰疾病用藥豈有上下當随症用之左相李蓂曰豈

無他藥用此陋物議不一日午大漸雞覔野乾未及進 東宮行
狀曰 上命李浚慶升御床執手流涕浚慶亦泣曰儲嗣未定速定
大計 上已不能言舉手叩向內屏而已浚慶知 上意稟于內殿事
急不可書啓直以言請于中殿曰後嗣有預定內殿必有共聞
令 主上以手指內爲啓 中殿在屏內親教曰乙丑大漸時定於德
興第某子矣浚慶請于 中殿命召他大臣及三司使史官特書德
興君第三子入承大統可也十二字跪奉于玉几前曰因 上旨稟
于內殿內殿之教如此敢稟 上含淚而頷之仍昇遐浚慶即令
侍衛備世子儀物迎嗣王于潛邸○上孝友聰明出於天性上國
人自虜中逃來 解送一千二百六十人漂流人刷還六百五十四人廟社

之禮嚴畏如臨事 母妃未安日承候三時問安終始不廢事 仁聖王
后仁廟妃也如事母妃宗室諸親施恩有差倚任轉相有事必諮後
宮寉侍不共親昵勵精圖治唯日孜孜崇文雅而喜文學尚風化
而重節義暇日引諸學士從容揚搉或召儒生於便殿講論經旨
優者賜出身遇災恐懼臨民惻怛欽恤刑獄鎮撫軍卒法所當加
無撓於勳戚胥所當祛益決於異教憂勞成疾奄然覺逝將民
之痛曷有窮哉 ○明廟不豫時靡堪沈欝命倡優陳戲 上未嘗一
笑倡優乃請爲吏兵曹都目政開坐注擬之際所請吏判請兵判
曰大逆聽之乎吾有兄子不文不武實無可用才第其叔爲吏判徑
不改一名於心不安開四山逆後有淵犬逆思之兵即瞬目而笑曰

如教須吏兵判擧帳 請吏判曰大監穗之守吾之第三婿于地人物
典大監之位堪為一縣者吾坐此地不改女婿之名事甚不宜關緒之
監役有闕 大監思之吏判笑曰吾不敢不從誠而望筒下俱受天
縣吏判喜謂兵判曰吾位為之角婿做之兵判大笑曰勿言勿言模
手之際何難何難 上為之大笑 右僕日記曰 以廟之喪當以十月葬
日官以為不吉大臣以九月卜葬乃當四月也生員李愈上疏譏渴
葬大 王大妃教曰日官之言何足取信定于十月可也領相李浚慶左
相李蓂啓葬不擇吉恐未安 大妃乃從之諸侯五月而葬禮
也古希未聞擇月也 慈殿明燭正理大臣不能將順無識如此
天使許国魏時亮入境聞國喪兩使大有疑懼色曰今国君無

嗣而麗國內無事未可必也吾輩還爲越江待國事有屬而來續
詔似當副使曰國必亂矣吾輩棄君命於草野不若死願有自
處之意仍問伴使曰相臣當國者何如人也以文章爲之耶以德
望爲之耶答以文章德望國所謂重者兩使喜曰然則無患也在
路徐行見國報而來須詔云時相李浚慶也

明宗朝

相臣錄

領 李芑 字文仲號敬齋乙巳僞勳追奪苻兄

左 鄭順朋 字耳岭號省齋追奪

左 黃憲 字彥庶被袞吹噓擢顯追參僞勳後元衡敗陳復昌劾放歸

領 沈連源 字孟容號保菴諡忠惠元衡勒錄僞勳對家人流涕

領 尹元衡 字彥平乙巳禍士林與尼元老事權殺之朴淳李鐸劾放黜死

左 尹溉 字汝漢號晦齋參僞勳几杖

左 安玹 字仲珍號雪江諡文僖固恤心喪特加正憲

領 李浚慶 字原吉號東皐几杖諡忠正仁孫玄孫受顧命迎立宣祖

左 沈通源 字士容文魁附元衡探天敗放歸連源弟

左 李蓂 字克瑞號東皐諡貞簡癸丑言乙巳冤即遞刑判

領 權轍 字景由號諡康定元衡黜後特擢大拜命黃門扶腋

文衡錄

鄭士龍 字雲卿號湖陰蘭宗孫光弼侄判書

洪暹 見宣祖相臣錄

鄭惟吉 同上

湖堂錄

尹春年 字彦文號滄海 吏判附元衡削

韓智源 字士達 吏判

沈守慶 見宣祖 相臣錄

朴淳 同上

朴山海 同上

許曄 字太輝號草堂 監司子篈筠

金弘度 字仲遠號 南崖文壯

尹毅中 字致遠號駱村 贊衡子善道祖

朴忠元 密陽人字仲初號駱村又 靜觀生壯重壯吏判

尹潔 字長源號醒夫 修撰乙巳禍

朴民獻 字希正號靜庵花潭門人生 壯刑叅又號醫俗軒

金貴榮 同上

李陽元 同上

柳順善 字純仲號素齋 重試監司

金質忠 字直夫 翰林

金繼輝 字重輝號 黃岡大憲

安璲 字汝佩號 滄浪 弘博
朴啓賢 字君漢號 灌園 禮判
洪天民 字達可號栗村 都承旨 春卿子
朴應男 字柔仲號退 庵又南逸 大憲
崔顒 字京甫號 南岡 禮參
丁胤禧 字景錫號 顧庵 重任監司
奇大升 字明彥號 高峰 副學
沈義謙 字方叔號 巽庵 青陽君 大憲
具鳳齡 字景瑞號 栢潭 吏參
鄭澈 同上

李樑 字公擧吏 判 竄死
梁應鼎 字公燮號松川 府尹 彭孫子
姜克誠 字伯實號醉竹 舍人 希孟曾孫
姜士弼 字大獻 監司
李後白 字季眞號 青蓮 吏判
高敬命 字而順號苔軒 工議 壬辰殉節
辛應時 字君遇號 白麓 副學
尹根壽 見宣祖 文衡錄
柳㙉 見宣祖 相臣錄
李海壽 字大中號 藥圃 副學

李珥 字叔獻號栗谷贊成　黃允吉 字吉中號松堂吏叅

清白錄

尹釜 戶叅　鄭宗榮 字仁吉號恒齋贊成入漢君

李世璋 都承旨　安玹 見宣祖相臣錄

勳臣乙巳錄鄭順朋等號保翼改號衛社至 宣廟朝削

廟庭配享

沈連源 見上相臣錄　李彥迪 號晦齋左贊成謚文元

科錄

崔應龍等三十三人　沈守慶等三十三人

金弘度等二十三人　閔時中等三十四人

黃瑞等三十六人　金慶元等四十一人
韓韄等二十三人　李民覺等九人
吳雲獜等十一人　高敬命等二十五人
閔德鳳等十八人　崔岦等三十六人
李廷賓等四人　金孝元等四人
權燧等二十四人

補遺

韓準 号南岡 參贊善書　朴好元 號松月 堂戶判
朴忠元 号駱村 工判　尹承吉 海平人號南岳 參贊耆社謚肅簡
李增 號北崖禮判鵝川 君松窩堣從弟　李浚民 號新庵兵判晉川院 孫偉卿後孫義豊

崔漑 海州人号月潭積成○ 子有源号秋峯大憲

權徵 兵判 号松菴

李忠綽 号洛濱監 司以詩鳴

裵三益 号臨淵退溪門人監司○ 子龍吉号琴易堂翰林

柳永吉 禮參 号月峯

尹仁涵 号竹齋戶參 ○曾孫鳳朝

崔顒 禮參 号南岡

申濬 戶參 号漁城

柳順善 監司 号素齋

梁善 号九拙齋吏參 咸陽龜川祠

姜暹 堂刑判 号松月

具思孟 号八谷壽永常揆宥 成諡文懿○子宬容宏

成壽益 号七峯禮參 著三賢珠玉

郭越 玄風人号定庵監 司○子再祐

朴應福 号拙軒沿川綏子大 憲弟應男參判号南逸

金啓 工判 号雪江

李友閔 号守拙齋禮參 五峯好閔兄

金德龍 大憲 号駱谷

柳思規 号桑榆 參議有集

李純仁 號孤潭丞旨以詩鳴

李民覚 號四屛堂洪男子叅議○子廷晃兵至

丁熖 號晩軒遊軒煌從弟牧使南原院

梁應鮐 號盧直庵初名台探花郎放榜御賜魚遁

吳健 號德溪南冥門人舍人山陰院

李瑀 號玉山栗谷弟黃耆老壻僉正書畫詩琴四絶

梁子徵 號鼓巖山甫子遊縣監尤狀

申忭 號古庵

李潡 號花巖遇春子薦仕不起堤川院

李大邦 號聞松慕聽松爲號逸奉事

張思重 號松嶺丞旨

梁應鼎 號松川孝園彭孫子府尹

金行 號長浦聽松門人牧使能文善詩好滑稽

姜克成 號醉竹松叔齋布孟曾孫舍人

朴漑 號烱波釣徒思庵淳兄不事擧業起亭江上輕舠往來晩仕郡守

權應仁

李義健 號峒隱以雜堂玄孫親沒不仕建佐郎

李遇春 號菊隱義健從弟尤誌

趙聖期 號拙守齋南冥門人二十作退栗四七卞

宋齊民 號海狂朴祥孫壻卄土亭游壬辰作卧薪記

鄭之雲 号秋巒思齋門人 逃名麴蘖高陽院

崔雲遇 号香湖諫其叔演黨附 乙巳出徒斗栗游照蓋危畏

姜霽 縣令 號右石